

薊州志卷之八

順天府薊州知州加七級湘水張朝琮重修

儒學學正瘦陶李宗祺

同參訂

訓導直沽馮 營

吏

自古越潘錫榮較梓

漁陽驛驛丞稿李鄒 棠編次

候選縣丞郡人崔 顏同輯

候推官收加二級郡人王家福採訪



宸翰

康熙十四年乙卯冬十月十三日

今上皇帝幸盤山諸寺各賜金

康熙十七年戊午秋九月二十四日

今上皇帝幸盤山古中盤今改名正法禪院

御筆書

門外一峯四大字僧超正恭鐫匾供佛堂

御製詩一首 御筆親題

中盤遙望蓮花峯日映山林氣色重老衲吟詩渾半偈翠輿臨

發又從容傍書康熙戊午秋日書七字僧超正勒碑供奉

禮部侍郎沈荃恭和詩盤嶺岩峩矗五峯上方深處白雲重
一從御筆親題後萬壑千厓盡改容

僧超正恭和詩御筆親題第一峯翠華初駐靄重重盤山

草木承恩澤墊衲欣逢識一聖容

是日

聖駕又幸雲罩寺

御筆書

盤山秀峰四大字僧恭鐫成匾高供佛堂

聖駕又幸李靖菴及舍利塔諸寺各賜金

次年己未正月遣大臣薩畢漢翟進忠頒賜李靖菴

御筆書

樂天真三大字僧來平恭鐫成匾高供佛堂

康熙十七年戊午冬十月

鑾輿回京

駐蹕薊州遣侍衛召知州臣董延恩學正臣郭濟并選生員臣

盧綸等至

行篋

陞見

命學正臣郭濬進講尚書洪範篇賜筆墨

命生員臣盧綸賦詩論

諭知州臣董廷恩曰爾當體爾祖父之志潔已愛民又
溫語移時諸臣叩頭謝 恩而退

康熙二十一年夏六月知州臣董廷恩陞任之時以

聖諭潔已愛民四字恭鐫成匾供於二堂之上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冬十二月朔

今上皇帝幸盤山青溝禪院

命僧智朴作詩智朴辭不會

上諭云聞你會做詩做一首看智朴請

上命題

上以指畫香几云季冬一日幸盤山青溝應制智朴遵

旨賦截句一首冷靜峯頭雲水香六龍車駕幸山堂百年勝觀
惟今日塊雨條風祝我

皇進呈

御覽畢

命就者韻再做一首智朴又賦截句一首紫蓋山前瑞藹香金

鞍玉勒簇茅堂，坐僧林下承。
恩遇載韻麇，歌應不皇進呈。

御覽畢卽於詩後餘紙上

御筆書十字

山從人面起，雲向馬頭生。又

御筆書唐詩一首二十八字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秋七月

皇太子駕臨青溝禪院

賜題方丈名曰松石居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秋七月遣
直王頒賜匾曰

松石居又頒賜對聯曰

萬山高向層霄插一水斜從兩寺分僧智朴謹供方丈

直王賜匾曰

卧松雲康熙四十一年壬午春二月又賜對聯曰

食淡精神爽心清夢寐安又臨米芾字一幅四十一字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夏四月朔日

直王遣侍衛

賜蕪州知州張朝琮匾曰

良牧於五月十二日謹懸州署大堂又 賜對聯曰

書閣山雲起琴齋澗月留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春二月二十日恭逢

今上皇帝幸盤山淨業菴月素膳白雲罩寺至青溝禪院 召

僧智朴入見

問話良久

皇上將智朴進呈接

駕詩卷拈起云我有和你的詩兩首尔歸方丈去罷智朴退出

皇上命

皇太子將

御製和智朴詩贈山

皇太子至方丈云

萬歲和俗的詩智朴讀未竟

聖駕幸方丈於素綾上

御書鈴鐸盤山下三時雨露忍八句後書寫智朴和尚又

御書方丈對

片石孤雲鏡有相。清池皓月照禪心。賜智朴綠玉硯一枚

皇上云是我用的留與你罷智朴拜受卽跪請寺額

皇上云我與你寫但只手顛回宮都與你寫來還有御書心經
賜你你也寫副對子看我作你寫罷是時

皇太子 十阿哥 十三阿哥俱侍立太監持宮箋至 十

三阿哥引紙

皇上云你寫心對松峯靜經從花雨聞智朴寫畢日將向暮

聖駕下山往白淵庄駐蹕因天色黑暗知州張朝琮脩紅燈一

百對火把一百對在路迎候戌時

御前侍衛馬武傳

旨二路燈籠問是知州預脩的但近處行幸從無此例你這裡

備了他處必援以爲例以後照舊不必預備

聖駕至白澗庄 侍衛馬武傳通末道副使李錫至

行宮門前

皇上問你祖何年做提督你父何年做郎中李錫回奏臣祖李

思忠順治二年做陝西提督臣父李耀祖康熙八年做禮

部郎中

皇上問你是正黃旗人前做浙江提督的塞伯里可是你一家

麼李錫回奏是臣親伯

皇上問親枝還有誰呢李錫回奏原任湖廣總督李蔭祖亦是

親伯原任安徽巡撫李鈞是堂兄

皇上問你在任幾年李錫回奏三年有餘

三月十七日

欽差武英殿監造內務府員外郎兼正白旗佐領赫世亨養心
殿監造王道化帶領校尉三十六名賚

勅賜盤山諸寺

御書匾額至盤山青溝禪院名盤谷寺并賜智朴

御書泥金心經又石刻心經金剛經藥師經各一部李靖菴名

萬松寺淨業菴名雲淨寺雲罩寺名雲峯法界各寺俱於十

八日懸掛匾額望

闕叩頭謝

恩二十二日盤谷寺住持僧德珍等赴京謝

恩德珍煩內侍李玉轉奏

皇上前幸盤谷寺

御製詩并對聯請回山供養傳

旨教他且回去有人東去再與他送去罷德珍等遵

旨即回盤山

六月內

皇上將 幸口北傳

旨召養心殿監造王道化同鑾儀衛差官二員至了髻山懸匾
皇上諭王道化將御製詩御書對聯送到盤谷寺裏去對老和
尚說我不會忘了早已寫下了無人向東去今了髻山懸匾
與你送來王道化等六月十六日戌時到盤谷寺口傳

上諭頒到

御製詩并 御書

鈴鐸鳴山下、田疇雨露恩、經聲連靜舍、法語閉柴門、隱迹安無
意、清思禮世尊、春風來拂面、依舊是乾坤、賜智朴和尚

僧智朴率僧衆望

闕叩頭謝

恩隨向王道化轉奉臣僧多病尪羸不能躬趨

闕庭叩謝

聖恩徒深愧慙惟老朽山林祝延

萬壽無疆是臣僧素志臣僧智朴稽首頓首謹奏

薊州知州加七級臣張朝琮等恭紀

東門甕城天齊廟不知創於何代無從稽攷故明崇禎壬午年之後日漸坍塌幾致廢弛原任道官吳復瑞竭力募修重新區宇雖不寬廣而精潔特甚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冬十月

和碩莊親王爲繭州城闡東岳廟重修作碑記

附錄於後

予自志學之歲從祭

孝陵道經繭郡於城東闡見古廟焉殿宇蕭然甃城榛塞敗甃朽木與像設相撐拄於荒城古磔之間從者曰此東岳廟也不知始與何時明季毀特甚今州人延道士吳復瑞來居行

將輟舊而新之乎時入謁致敬而去暮年過其處則已潔除而完好矣又幾年過其處則又翬飛隼翼丹楹刻角遠勝舊觀矣嗣是每歲道經必入謁少憇因稔識所謂吳復瑞者朴厚謹愿人也今年春請於予曰瑞之居是有年矣刈灌莽除瓦礫擗衣節炊易腐搢傾爲祀東岳二殿一太保殿一奉三清之堂一其偃息之室與夫庖湑門廡之屬以間計者若干蓋兩修舉而始備焉是皆出於信施之力不可泯也敢斬一言以壽諸石予惟薊州古漁陽郡枕山面河控扼東塞洵雄鎮也明季地隣邊邑故其民好鬪遠而重遊俠所嫻習者征行

戍守之事而妙清靜恬退之風夫豈其性與亦時勢使之然耳道家之學其要貴清靜而不爭非時所尚廟故毀我

國家定鼎以來薊州內地夙夜行旅不持寸兵堊壘蕭閒蔚爲塲圃今

天子威定遠服聲教因被輿圖之廣振古所無武功告成文治日盛此邦之民密邇畿輔化被所先其闔逞遊俠之志消而清靜好修之念起有不期然而然者斯廟所以克舉而倍勝於前也夫廟之修復所繫若微然足以徵治化而觀民俗爲可記也復瑞本州人祖曾仕爲鴻臚瑞幼事神仙嶺馮來龍

爲黃冠順治庚子歲始入主廟事道行無缺人咸重之今康熙已卯垂四十年乃立石誌其始末云

附錄 唐太宗於北平作詩一首

翠墊駐戎軒 盧龍轉征旆 遙山麗如綺 長流縈似帶 海氣百重樓 厓松三尺大 茲焉可遊賞 何必襄城外

藝文志

天有自然之文章日月星辰霞氣景雲是也地有自然之文章華嶽河海瑞草佳木是也人有自然之文章發于性情抒爲藻采是也天地人三才並列人之文章不可與天地之文並列乎薊爲名郡其間創建奇觀作爲碑記以誌始末此文之關於事績者也循良善政垂爲碑記以誌去思此文之關於政教者也孝子賢孫仁人義士以及烈女淑媛錄其行事標炳千秋此文之關於名教者也至于賦山水之奇言登臨之樂或因景寫心或觸事生感書不勝載姑拔其尤後之君

子得以覽焉故志藝文

碑記

重修鼓樓記

陸樹聲

薊州爲京輔要鎮左扼山海右控居庸背連古北距東西南
各四百餘里而薊當其衝枕山帶河重關複阻遞爲應援以
翼蔽畿輔又其東則朝鮮朶顏貢使往來率道境上南通西
河餽餉食玉田寶坻魚鹽之利雄軍他鎮故崇墉巨屏特設
守備宿勁兵豐儲峙以顧城守城北阻岡不門惟東西南設
三門上緣崇墉各建麗譙角樓努穴分峙四隅中衛則建鼓

樓屹立與三門等俯瞰闔閭足稱壯鉅歲久傾圮浸失舊觀

樓屹立與三門等俯瞰闔閭足稱壯鉅歲久傾圮浸失舊觀
臬司西平王君誥戶曹固安段君鍊圖新理之經始於嘉靖
二十六年六月落成於二十八年七月

重修甕城記

州太守

張朝琮

蕭山

歲在甲戌三月朝琮以三河令 欽奉

特旨來牧薊郡下車之日見西郭甕城傾圮傍存中陷如井中
天急欲修葺而力不從心綢繆之念未嘗一日去諸懷抱已
而淫雨浹旬磚石日墮恒阻於途漁陽父老咸相告曰城堞
頽壞久矣往時過此者率多死傷以工費浩大故司牧者勿

遑興舉朝琮中心惻然乃召匠計其值磚灰木植工役之類需用千金卽先發銀各審戶燒磚灰復置簿勸輸同城文武各官暨紳衿旗庶隨意捐工共二百餘金其不足者悉自朝琮捐措於五月十九日興工越三月而告成堅固一如其舊上爲覆屋以禦風雨未能及當日之宏麗者貧吏力有不逮耳若夫隨時葺補毋使傾圯實有望於後來之賢者

新開運河記

大學士
李賢南陽

吾聞君子受一方之寄者其要莫先於興利雖然必有過人之才識高見遠灼知其利而無害然後興之不然無灼知之

明而率意興作利不可得既足取害耳古人所謂興一利不

之才謹高見遠灼知其承可全也然後與之不然無灼知
明而率意興作利不可得祇足取害耳古人所謂興一利不
如除一害者良有以哉非過爲是無當之言也由是觀之利
固當興而興之者必得其人不膠於目前淺近之見決非尋
常流輩所能與也蘄州糧餉之需大抵取給於江淮是以大
河諸衛歲運三百六十餘艘直抵蘄州爲倉而貯之以便支
用往時由直沽循海道備歷艱險不免疎虞蓋近海多風舡
至海濱不敢遽行必淹及旬日甚至彌月候風色止息方敢
一過或至中流忽遇風濤迅作遂罹漂蕩沉溺之患歲損其
舡不下數十餘糧斛動以萬計主漕運者恒以爲憂天順改

元一新政令天下臣民莫不忻忭鼓動興起事功而巡守薊州諸君深慮此患詢及父老熟於地理者云海濱有二沽一名奪水沽一名新開沽相去纔十里可以開河通潮以便運艘以避海難於是具陳其事命鎮守總兵都督僉事宗勝尋嬰恙復命右叅將都督僉事馬榮代之又以監察御史李敏工部主事李尚共蒞其事三人者才識俱優乃同心協謀相及高下起薊州諸衛軍夫萬人撫恤獎勸固有不至以故衆役感悅爭先効力於三月始事於甲午訖工於丙午人皆驚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其間者遂建天妃宮

於所河之上會謂所限更國家之尊軍商旅之貴直公私之

異以爲成功之速如此必有神明默相共聞者遂建天妃宮
於新河之左僉謂斯舉便國家之漕運商旅之貨殖公私之
利實非小補乃立石於旁走書京師乞余言以紀其事余惟
二三君子能興斯利固宜大書特書傳之永久嘗攷唐神龍
中於漁陽開平鹵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當時便之於今不
泯諸君是舉端有合於前人之所見矣胡爲而不書然則諸
君與此利於今日固無虞矣至於歲月之久又安能保其無
崩塌淤塞之患若夫諸君而後巡守此土者能體諸君之心
可也不然任其崩塌淤塞而諸君之功必從而隳矣嗚呼興
利固難而保利尤難後之君子苟慕義者視此刻文庶幾可

以興起維新之志用保此利於無窮也是又推廣立碑之餘
意以爲來者勸云

永濟橋記

監察御史

李

敏 襄城

橋之創無文可考永樂間水大作河因徙於北而橋淤塞爲
平地正統戊午守土者一嘗併力疏通未幾復南決因循歲
月迄今二十餘年冬涉夏渡民甚苦之天順庚辰守脩薊州
署都指揮僉事劉公輔請於朝發附近軍二千人惟時提調
則工部主事夏公澄而敏實監督之開故道塞傍流鑿平地
爲河者凡二里八十步深三尋廣十丈固惟順其水性之自

然厥功亦云勞矣而復壘石爲橋民之趨事不以爲勞而且

爲河者凡二里八十步深三尋廣十丈固惟順其水性之自然厥功亦云勞矣而復壘石爲橋民之趨事不以爲勞而且以爲樂焉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良有以也始工於是年二月己未落成於三月己卯鎮守薊州等處右叅將馬公榮旣而往勞請予題橋名爲文記之且欲勒諸貞珉以告將來予惟古人興作必藉乎民力而立石必出乎民心如靈臺靈沼是已名可輕題乎哉雖然不可止者乃召衆而謂之曰河之爲病尚矣創橋之人得非永濟人乎衆曰然橋之淤塞久矣今日開通得非永濟人乎衆曰然橋旣通矣水旣順矣繼今已往可免徒涉之患矣而以永濟名橋可乎衆曰善遂

書以爲記橋在薊門南五里許舊名沽河以潰決無恒特改
今名云

增修永濟橋記

祭酒 成憲 郡人

薊爲畿左重鎮城之南五里有沽水爲運河河有石橋爲永
平遼東孔道橋不知造自何年何人永樂嘗河北徙橋淤爲
陸正統間嘗一疏濬未幾復南決天順庚辰守臣以聞上命
工部主事夏公澄董其役撥軍夫二千人治之開故道塞旁
流鑿地爲渠其詳具載監察御史襄城李公敏所爲記中而
橋以永濟名亦自此始自天順庚辰迄今又百有餘年橋漸

傾頽水行橋南北而北行又深廣伏秋水漲勢如盤渦不可

橋以永濟名亦自此始自天順庚辰迄今又有餘年橋漸
傾頽水行橋南北而北行又深廣伏秋水漲勢如盤渦不可
以舟間以輕舸冒險時有覆溺冠蓋行旅之所往來兵機邊
警之所諜報咸苦濡滯關係匪細細也前是監司以橋梁道
責郡守守計公費鉅莫敢建議亦終不能作無米炊因仍久之
萬曆辛丑高唐杜公奉命飭兵於薊經文緯武振紀詰戎百
猷博新功在社稷自藩叅總憲晉陟左轄建牙開府匪且伊
夕矣無何甲辰乙巳連歲大旱水竭益乏水益沈民病涉曰
益甚公愀然嘆曰是安可坐視民之憂溺而莫爲之所也乃
謀之郡守詢及父老將借資府庫乎府庫粒粟皆軍餉也將

藉力民兵乎民方灾困而兵急邊作不遑他及周爰咨度莫
知爲計乃復慨然嘆曰是安可以力詘故坐視民之覆溺而
莫爲之所也無已吾其盡捐吾俸以濟吾民乎乃陸續出俸
金六百七十七兩有奇米二百石時值價可二百兩諸官士
民聞風義助金者一千二百五十八兩米三十石僦工募夫
築石代木經始於萬曆甲辰五月訖工於丙午四月自舊橋
增修石橋長二十丈五尺廣二丈一尺五寸崇一丈九尺餘
仍其堅若礪矢矯若長虹而舊橋得新橋爲倚護若增而固
焉郡民之往來者足相踵肩相摩而懽呼相屬也永平遼東

輪蹄之經過者日百千計而晷刻無滯也自是而卒歲無復

輪蹄之經過者日百千計而晷刻無滯也自是而卒歲無復以覆溺報民且不知水之爲患矣於是郡民德公之深其謀卽其地立祠以祀公士民子來而趨公聞之曰毋庸也吾盍吾心焉耳士民曰未可以濶公知姑建亭樹石以謂永久而問記於憲以爲異日祠而祀公者必此地也憲不佞聞之古單襄公過陳而得其橋道陂津之不飭以占其將敗子產之相鄭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輿氏訛其惠而不知爲政謂其徒杠輿梁之不成也夫以深厲淺揭於民之損益何而君子規規焉以議其成敗得失之數而况茲橋爲東西孔道關

係如此之大者乎今公一注念一引手而歲脫數萬命於魚
腹自一歲而集之十歲百歲其全活不知其幾此爲恩德寧
有量哉矧冠蓋行李兵機邊警無所濡滯尤大有功於軍國
也昔召伯有棣鄭國有渠白公蘇公有堤千百世而下以爲
美談而李冰之橋於蜀蔡襄之橋於閩尤救霄漢名流金石
且血食於彼地無窮極焉今公功德視此豈有讓哉是宜郡
人之祠公而先爲建亭樹石以詔永久如茲舉也公有大功
於吾蘄內撫災民外禦強侮其德政更僕未易數而修郡城
功尤偉足爲郊關保障以別有記茲不具論

修河堤碑記

戶部郎中

甘來學

雅州

修河堤碑記

戶部郎中 甘來學 雅州

國初開河渠歲運粟十萬石由津海而上以餉軍若內府正
供京營芻庾則取給於薊壤者又視他州爲倍然概州之形
勢東北多山石峭土薄少樹藝獨西南平行最下故西南地
出賦居十之七第夏秋間遇恒雨則盤山沙岑諸流洿瀉其
間水自西溢而南漕渠堤一圯則城子口激溜等處決不下
六十餘所水自南溢而西則西南畝欲不爲巨浸能乎故河
淤而地溺漕與民俱病之而民尤甚嘉靖十五年運河決命
水部大夫築之役順永二府之夫近萬餘人運通庾糧數萬

石爲工之餉功以三年始畢嗟嗟勞衆矣費鉅矣然治漕渠以疏濬嶺各塞口而不開新河以殺盤山沙岑諸流則近漕渠之凶免矣柳子口之西溢而南漕堤能力捍之耶司牧者孰不爲民隱慮顧工費繁鉅給於官則帑匱役於民則力竭失此二者益難其議萬曆五年秋大水柳子口河四野泛流不能引注於海西南凶盡蒿葦民不能收一麥一粟安能督其辦額賦哉不惟守爲民慮民亦自以爲慮請各炤凶出夫願有司者董其工時北海辛公以大叅監司薊鎮視民溺如已亟下之州議薊守蔣君謂此舉乃守者心尤守者責也卽

以州同杜欽州判史勝禎分委而屬其事夫以凶出得若干

以州同杜欽州判史勝禎分委而屬其事夫以畝出得若干
名漕之堤新築七十五里補舊塌百二十五里築決口六十
五所計一十四里共二百十四里新河因地勢汗下創濬之
自柳子口至嘴頭共二十五里復與漕渠會流同注於海夫
昔修漕渠取順永夫萬餘今則民自爲夫不過數千昔修漕
築堤費糧數萬今民自爲餉勿勞官庾一粒昔也工三年成
河今自四月三日載事屆五月十五日止四旬日漕渠新河
兩成其功之鉅細餉之費省成之遲速井井然辨矣豈獨民耕
耨西南畝無捕租享千百世之利哉卽漕餉尤永賴之適值

學督餉蘄鎮蔣君因屬予爲記學曰漕渠新河更相表裡漕
渠決若新河不開豈能疏南溢之勢新河湮則漕堤固築必
能遏四溢之波我以是知兼修者大有裨於軍國大有造於
畝畝也然獨修固難兼修尤難分築固未易分嗣而修之尤
未易與夫逐區而折之曰州民劉忠宗彥等四十五戶所築
堤若干丈吳守奉王安等七百四戶新開河若干步宋守棟
李天欽等四百二十戶所領荒地若干頃畝各給以印帖此
河此堤期與西南民世世守之若堤圯河塞世世修之而其
所領地得世業焉必不使隣者侵強者奪姦者淆守望有舍
巡緝有人青甸之橋亦借民力以成區畫垂久百代不磨則

具在州守方冊中是後也

巡緝有人青甸之橋亦借民力以成區畫垂久百代不磨則
俱在州守方冊中是役也予嘉薊之西南之民與各委官之
好義也薊之州同州判任勞怨夜旭不辭也薊守愷惻洽人
心乃子來集事惟恐後也遡其由來辛公以佚道使若民致
然不爾則寶坻一堤僅八十里且役數郡之民給之廩餼晚
於薊工始畢不大相逕庭乎薊民不能忘所自記之宜矣辛
公名應乾山東安丘人蔣君名士元南直宜興人其他與勞
委官併民之以夫赴役者例得書其名於碑陰云嘗乃萬曆
六年戊寅夏六月下旬之六日也

加 至聖位號制碑

翰林承旨

閻

復 代草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
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
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
舉追封之盛典加號

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
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鑿明言之妙尚資
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昔乃元武宗大德十一年丁未秋
七月吉旦也

重修儒學碑記

庶吉士

周體觀

重修儒學碑記

庶吉士 周體觀

大凡經營締造有於一時而關於百世者古人皆有碑記以誌不朽况學校之地人材教化所關詎有美而弗傳哉薊郡之庠其來舊矣明季壬午適遭兵火堂陛丘墟門庭茂草時屆春秋執事披星以陳俎豆月逢朔望諸生凝露而講詩書雖大道難名不存迹相聖賢真義具在人心而紹述前徽光啟後學實賴有仁人君子修費而舉墜也前任守郡張公焞乾王公皞首議重修捐俸倡義皆因時繼任淺不克舉事嗣是東萊于公際清於順治四年來守是邦謁廟之日觸目傷

心決志修復但值干戈之後士庶凋殘庫藏如洗且生全安
撫之不暇奚遑治禮義重文教哉及蒞任三載治道化成士
有絃歌民鮮菜色公則思是役固不容以已也遂謀諸博士
弟子爲修輯計議定請之部曹李公兵憲劉公爲好義首捐
俸於已公爾忘私募化於人聚流成海糾材集衆擇日興工
先建

聖廟次修倫堂創於庚寅之仲春卽落成於是歲之季秋財
不加派而輸助者多工不勞民而子來者衆仰瞻堂陞烏革
輦飛也俯視門庭美輪美奐也雖規模氣象稍異於前亦時

爲之耳而今而後祭祀有宗廟之瞻誦讀無風雨之嘆累年

爲之耳而今而後祭祀有宗廟之瞻誦讀無風雨之嘆累年
之廢新於一朝半歲之功垂及千載孰非公之捐貲勸義而
搆此弘業也哉然公之初志雖遂而公之期望甚遠俾樂斯
泮水者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講孔孟之道敦忠孝之節勿荒
爾學勿墮爾修觀廟貌而見 聖心大更始而蔚人文又公
之所期於諸弟子員也豈徒博一時之觀瞻已耶是爲記

重修學宮碑記

兵部尚書

王弘祚

梁南

古者諸侯不得觀四方故其爲學也缺東以南半天子辟雍
之制而曰頌宮至其所以立教若詩書六藝之文鐘鼓琴瑟

千羽絃誦之具則無不與天子之學同其後易分封縣郡舉
凡一方之長吏號爲親民之官者其祿與位亦猶古之諸侯
也故自漢唐以來州縣皆得設學置博士諸生一如三代諸
侯之國然而爲長吏者率多從事於簿書期會而以庠序之
務爲不急故其視學中之興廢邑中之子弟率教與否漠然
若不相值雖有飲射讀法之令特具文耳求如蜀郡文翁穎
川之韓延壽能以教化爲首務者亦僅僅已我

朝定鼎於燕首稱善地而其東則薊州古漁陽重鎮也昔人有
言其俗慷慨豪俠其民沉鷲多材力考諸圖經則有崆峒山

者爲黃帝問道之處至今土人傳之此鄉之崇氣節敦理義

言其俗慷慨豪俠其民沉鷲爨材力者諸國經財有幽州
者爲黃帝問道之處至今土人傳之此鄉之崇氣節敦理義
固可想見使長吏優游漸漬之以學而鼓舞振蕩之以三代
之教化則其風俗之美何如與予昔年嘗守是州值羽檄旁
午之時甫下車謁

文廟所見殿廡堂宇漸就傾圯乃捐貲鳩飭之稍稍改觀旋
以內擢行而薊門遂罹兵燹之厄予前所鳩飭而改觀者蕩
然無復存矣又十數年予奉使黃花山道經舊治則學舍已
鞠爲園蔬欲求往時之規模並不可得歛戲太息者久之謂
安得賢有司來蒞茲土以成予未竟之志而且謂興廢舉墜

者勸也幸遼左胡公至慨心凋殘加意與民休息拊循三載
百務畢舉於是念學宮之廢墜非所以成教化而美風俗也
乃出養廉之需爲首倡茂才蔡君之芬復輸若干緡而士民
遂相繼翕然助成之其經始也爲丁未之仲春迄戊申孟夏
而畢事向之鞠爲園蔬者今則有殿戟然有廡翼然至於齋
祭之室講讀之廬休息庖湍之所俎豆燕享之器無不備具
而邑中之諸生皆勸於學於以求教化之成風俗之美將由
一州以達諸郡邑由幾輔以達諸天下實惟胡公是賴而說
者則謂 令甲倍嚴大吏督責日甚有司自錢穀簿書而外
可悉置勿問顧胡公獨兢兢焉以學宮爲務殆迂遠而濶於

者則謂令甲倍嚴大吏督責日晷不怠自金泉
可悉置勿問顧胡公獨兢兢焉以學官爲務殆迂遠而濶於
事情者而不知我

國家崇儒重道積有年所

世祖嘗發內帑勅修太學

今上亦允禮臣請命四品以上捐俸修葺皆班班見諸施行然
則是役也正以奉揚

朝廷右文之意而欲蜀郡潁川之治復見今日豈非甚盛舉
也哉予旣爲舊州守又以使轍嘗經其地學之興墜舉廢固
無日不往來於胸中者今得胡公而克成予志故樂爲之記

重修武廟記

祭酒 成憲 郡人

薊州衛舊有旂纛廟附於衛署之左側歲霜降節守備官率所屬以牲帛致祭蓋舊章也嘉靖間衛改爲薊州兵備道又改爲總督軍門總督徙鎮檀州復改爲道而廟附如故於義無當且廟庭南向而門東向觀者病之萬曆辛丑總憲杜公奉天子命來餉薊州兵備時公方自海上振旅而還展謁廟庭行而言曰薊州左輔重鎮夫非用武之地乎旂纛之神實相厥武而廟貌未稱如妥侑何因謀之督儲司徒大夫齊公安所得善地而遷之胥曰倉之東有隙地一區土燥而剛位

正而方以安以侑宜無不臧又進文武官屬而諭之曰力詘

正而方以安以侑宜無不臧又進文武官屬而諭之曰力詘
而舉羸俱以煩吾民也吾捐吾俸以佐之衆唯唯受命惟謹
於是鳩工戒徒捐穀舉事舍其舊制廓以新規拔度盡勤斲
虔盡智塗墍盡良丹堊盡賁第興序施底於純脩正殿兩廡
巍然改觀而又限之重門繚以周垣深嚴邃密罔敢狎睨且
前臨萬井之通衢後倚百雉之崇堞體勢雄峻如靈旗盪空
萬騎自天而下也又如百靈咸集煙雲拱護而神爽赫奕也
猗與盛哉前此所未覩已肇工於萬曆壬寅二月迄工於五
月是役也公捐貲一百一十兩有奇郡守鍾君捐貲十兩新

任守脩史官署守脩事于總馬監暨各衛官捐貲六十兩有奇工徒經費咸取辦於此民不知有勞且費也既落成徵子爲記以詔來者今按旂纛正殿設軍牙六纛神牌仍肖昭烈武成王像南向旁有四配有十哲有兩廡從祀諸名將畧倣文廟之制故亦名武廟焉稽之載籍青龍朱雀白虎玄武見於曲禮詩註亦謂鳥集曰旗龜蛇曰旒楊子雲所謂龍虎鳥龜是已此皆四方之星取其形似而畫於旂纛之上以象天而示武故必有神以主之而昭烈武成王而下諸名將莫不有謀王定霸之畧勦亂禦侮之功義烈震於兩間英聲流於

百代則萃而祀之武廟以爲崇報之地且以作忠義而倡勇

百代則萃而祀之武廟以爲崇報之地且以作忠義而倡勇
敢亦禮之以義起者也或乃謂王制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
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魯頌云旣作泮宮淮彞攸服
見文武之道合而爲一者也今祀旗纛而並祀諸名將爲武
廟若岐文武爲二塗於禮顧弗悖乎此固一說然神無不在
禮有攸重文廟通於天下武祀專於軍衛各有取爾也矧歷
代名臣特以其武功獨盛名之爲耳中間身都將相才兼文
武樹耆定廓清之功而亦不廢詩書禮樂之訓或稱人才殊
絕或稱輔佐獨優輕裘緩帶左右圖書諸如此類未易縷指

是司盡以武目之乎謹以從祀孔庭宜無不可者特其武功
獨盛祀之專祠以爲司軍旅者之炯鑒耳非以其無文而別
祀之也故祀旂纛所以象天而示武祀名賢所以事神而名
教其取義甚大然則公之恢宏廟貌享祀明靈豈徒以從侈
儀章聳一時之觀聽乎哉余樂觀厥成遂不辭而爲之記

修城隍廟大門碑記

戶部郎中

毛維騶

神人

國家祀典令所在郡邑奉城隍之神惟謹蓋朝廷統理幽明
意也明有吏奉天子三尺法以威勸一方幽有神奉上天五
行令以禍福一方故頑氓痴子暨大奸大詐輩無不以道

德彼漠不知悟甚之嚴董以法令彼亦恬不知創惟一談及

德彼漠不知悟甚之嚴董以法令彼亦恬不知創惟一談及
冥冥中果則微報因則微受乃始瞿瞿左右顧忽忽不自樂
脉脉不覺心移而意奪焉然則世道人心之專於聖賢顯持
之神聖默成之此孔聖所以亟稱其德之盛也藺之城隍廟
在城之西北隅其大門日就頽圯於是突文學之君子義集
同志張君等而謂之曰城隍係一方正神而廟貌之具瞻將
在門也吾輩其聿新之乎遂計以歲月先庀其資撤而新焉
固其基密其覆丹其楹繪其壁高其宇華其門金碧交映屹
成大觀矣且門以南實邇民廬議者病其湫隘也又措賞而

沽其地迤南凡五丈許迤西凡四丈許廣其址而構之坊且表其額曰明威無私不惟規模弘遠可以崇奉神明且令觀瞻者息哀而趨端創醜而卽貞則諸君子意也固非如世俗之薄操而奢祈比也然神之陰祐默相者端行也貞修也苟以有所施而自甘無禱神其吐之矣神於諸君子惟是牖其聰啟其衷則不墮於冥諸君子復相引翼克自被翟是爲薦馨於以迎受神社則無疆之庥在諸君子而後之君子睹諸君子之沐神庥也如此其興起而更新者且責相也也是又諸君子之重新於無窮也是爲記

諸君子之重新於無窮也是爲記

修城隍廟大殿碑記

戶部郎中

毛維騶

郡人

蓋天之爲民屬其有加無已乎立之君以保之復立之神以
祐之君也者所以明操賞罰之權以衛民神也者所以陰制
禍福之柄以全民總之所以成上天爲民之德而已夫君
據神州宅赤縣夏屋宮駕彫琢陸離以輪奐其居非竭四方
之物力以奉一人乃斯民所自鼓自舞以爲一人慶也何獨
於神不然乎蘄州有城隍最親民之神載在祀典詔諸王制
所從來舊矣彰善癉惡庇國福民昭昭毫髮不爽所以司
上帝之令而糾一方之民至顯赫也以故守土者歲時有祭

朔望有謁修救修禳爲祈爲報亦以心天爲民之心而已其
祠在州治之西北建立旣久風雨剝蝕廟貌或弗飭里中徐
君行馮君愈新李君文聰暨廟會輩好善喜施久而不倦凡
境內善地諸所傾圮靡不就新乃目擊而慨然曰是非所以
妥神靈而昭報稱也於是各捐資以爲衆倡而諸和者旁午
而輻輳焉鳩工庀材悉肩其勞階凡圭厲丹堊旣煥東西耳
則真官土地祠在焉左右翼則十二曹官祠在焉寢宮居殿
之後火神居殿之東易棟改觀咸次第而修葺之金碧輝煌
絢然奪目洵爲壯觀也乃徵文於予以記其事予曰諸君爲

善之心旣真且堅固非惑於難憑之禍福以博過耳之虛名

善之心既真且堅固非惑於難憑之禍福以博過耳之虛名也何以記爲而予亦有以知諸君之心矣事不記不傳心不觸不興蓋欲啟後人爲善之心於不窮承天心爲民之意於不朽則有斯石在耳雖然予更有說焉神無往不在有神之神祠在則神若在矣神無往不安諸君之心安而神亦安矣則是役也真可以妥神靈而昭報稱乎敢以塞諸君之請何如衆唯唯曰善故爲之述其巔末如此是爲記

修關帝廟記

李應春
郡人

禮曰凡祭其有廢之莫敢舉也其有舉之莫敢廢也又曰聖

王之制祭祀之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古人立祠致祭之微意也况關王之在蜀漢功烈有在於斯民威名揚播於華夏史書其業人仰其德而爲祀典之所當崇者乎蕪州治之西武定街之北舊有關王廟創始無所考觀其廟貌簡古殿宇朴素知其所由來遠矣元至順間知州趙伯敬重修元統間判官劉禱禎書額迨及我朝正統間千戶周政重修繼之者則鄉人金榮劉奉等復創香亭一座於時蓋弘治七年也自是而後或增置鐘鼓或修葺圍壁以迄於今又三十餘年矣嘉靖戊子鄉人霍鸞輩謀諸耆老又欲新其

事遂捐資樂助僦工購材郡人翕然經始於三月落成於四

事遂捐資樂助僦工購材郡人翕然經始於三月落成於四月朽者新缺者完不侈不崇朴素適宜大殿三間妥安神像殿前爲庭以脩拜位其仍舊貫也中門新創三間外則大門撤舊爲新也至於屋宇之新置垣墉之高大輪奐之鮮明皆新飾之也徵予作文記其事予隣居廟旁義不敢辭竊以關王之於照烈分則君臣義猶昆季故動轍無非忘義之發越所致歷諸後世不可得而泯沒焉是以後之人廟貌以崇聳萬代之瞻仰時祭以追思九原之忠義由此以見天理之在人心公論之在天下不容一日泯有如此夫否則何以播揚

忠義於數千百載之前而使人感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耶此
建祠立祀不獨一鄉一邑爲然人之好德而慕義者天下莫
不皆然以世繼世自漢迄今愈久而人之思慕愈盛而不忘
則是前之所以創是祠者有合乎先王制祭祀之禮後之所
以修是祠者又合乎可舉不可廢之禮是其慕忠義而不拂
乎當然之則在人重修之微意也雖然斯廟之重新固所以
肅衆人之景仰亦以興起人之良心故凡入廟叩謁必勃然
起敬儼然興思思神之忠慕神之義足以激懦衷而發其憤
斯舉也又安知其不爲激勸在人盡忠慕義之第一義乎謹

述此以識重修之舉是爲記

述此以識重修之舉是爲記

修義勇武安王祠記

州學正

葉士元

都門

余素讀兩戴禮至祭法見所稱聖王制祀法施民則與死勤
事勞定國則與禦大災捍大患則與非此族不在祀典薊之
右間有義勇武安王祠蓋自有城卽有祠亦云舊矣歲嘗伏
臘凡文武將吏蒞臨茲土者咸齋明致敬居人恒具辦香陌
紙伏謁其下每誕賀月十有三日又結社刑牲合樂脩儀報
賽焉亦與久遠先是前殿兩楹肖軍容像寢殿亦有兩楹肖
像年歷多所風雨摧剝椽棟傾表不附其椳角腐者什之五

中樑欲絕前殿堦除沒地尺許眎後殿益庠不翅捷府且將
捷折從摩空貫日不藉粉飾始靈切維籩豆銅羹應不先於
墻屋昔記之矣其何以揭虔而昭獻享之忱於是本道憲幕
劉君裕民及戎馬民鑑三衛諸冠軍暨太學生王君汝明輩
首發好念會月哀金經營重建乃遷前像於郭西別祠恢崇
後寢尊成正殿加方軒四楹易前殿爲榮路增庠麗石鼓於
址尺五爛焉改觀大門渾甃甃圭其形中門兩楹夾鼎室二
以居黃冠朝夕薰奉掃除脩以像塑列以儀衛砌以角道繚
以周垣金碧輝煌丹青炳煥簷廈森拱廟貌莊嚴居歆起敬

矣工既成令屬言以紀其事余惟王崛起漢末勇畧紀倫昭

矣工既成令屬言以紀其事余惟王崛起漢末勇畧紀倫昭
烈嘗方諸召虎其精忠烈義不可屈指枚舉仗節後初不聞
爲神隋世見靈玉泉然尚未表章至宋崇寧破蚩尤復鹽池
封崇寧真君宣和時封義勇武安王今香火徧天下兒童婦
女皆知崇重則又久而始見神夫擅三十載雄聞顯千餘年
盼蜚斯以諭于民則施法隆於事則勤死昭於國則殿鹿重
於灾於患則勞績著五宜脩而享有廟祀誰其不然且也天
縱王靈當必默司樞籥福善禍淫而幽贊神明以故一域駢
蕃遠道絡繹有感而遂通不驅而至也者斯祠可無庸建也

然掘地求泉人獲自足仰天瞻斗象不遺遠斯民良心不能
自己諸君子貞心質行無論佐邦憲飭戎牧讀詩書分途合
軌相與闡發幽光不朽先喆心神運注抑大宏遠夫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今日之圖無亦心私向往而低回不能去以至
是乎人亦有言矜虛罔讐儀實多獲願諸君子咸修壯繆之
業期煥麻而潤色之以顯當世庶幾塞望於人心苟德之不
擬惟迹是慕卽王實應且憎余豈敢後譚王之鐘鼓實式靈
之謹奏於貞珉之陽

修火帝真君祠記

庠學生 朱啟東 郡人

火帝祠創立不知何時稽之圖誌所載蕪州城隍廟在城西

火帝祠創立不知何時稽之圖誌所載蕪州城隍廟在城西
北隅洪武初所建也及聞父老所傳自元以前有遺址焉蓋
蕪古多名剝碑記多遼金書額且廟有古栢一株圍殆合抱
枝幹顛秃皮膚半存夫栢永年者也觀此則廟之自來或如
傳者所云非止起於圖誌所載也廟有火神土地河伯子孫
真官諸祠各列左右有道士以奉香火州人亦以致祈禱焉
數年來火帝祠以歲月風雨湮圯神不能妥且以河伯蕭晏
太尉三公共處一祠非所以示誠敬也嘉靖壬子鄉人霍鑑
乃謀之於耆老王玉李麒并力協心各捐所有益之於四方

願助之資遂市材之美諏工之良涓日之吉徹舊爲新而更立河泊三公於別所於是棟宇森嚴金碧輝耀神各有祠而敬各有主鄉人之願卒矣事旣竣以廟舊無碑碣乃屬予爲文以勒之石請以六經之紀者言之粵自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分而爲五行火也者地二之所生天七之所成也至于五行相生而火又爲木之所生也其位在離其令在夏其性炎上其味作苦其在天也爲陽其在人也爲言其爲星也爲鶉火爲大火爲熒惑其益於民生也炊爨以爲饗殮之資其循之五行也有脩無之殊其徵於人事也有休咎之應其係

於君長也當立惟修惟叙之政其係于人臣也當盡燮理實

於君長也當立惟修惟叙之政其係于人臣也當盡燮理寅
亮之責其隸于神也古有祝融氏主之夫五行皆切於民用
者也而水火爲最以其非此不生活也使其旣脩而後叙則
五氣順布而庶草日蕃蕪矣况其稼穡乎霍君此舉固非藉
此以邀福於神而神亦未必以祠之新毀而爲有無也特以
義不可已而敬不容過云爾其祠始工於嘉靖癸丑上元十
有七日告成於本年十月吉日其舉事之易而竟事之速如
此則吾人之誠敬與吾神之默相不可誣也莫祠之後神其
順修叙之效以庇吾民吾民尊禮之心于是乎有在矣

修三官祠記

鄭

廉

郡人

郡北城有三官神之祠在焉據彼經而言之有天官地官水官之殊其所司有賜福赦罪解厄之異名雖不同率皆勸人之爲善戒人之爲惡也然其祠宇創立不知何代但歲久湮壞墻垣傾圯神像索然實不足以起瞻者之望於是郡人崔暹等協道士王永福竭誠而起修葺之意各捐貲費以供乃事遂卜吉日吉時增廣地基鳩工聚材繪畫丹青塑像具備起工於正德庚辰三月一日告成於正德辛巳五月五日自殿宇以至外門自堂堦以至神路仆者興缺者全塗

丹牖之飾輝煌昭映快人心目暹等慶工之成會集衆友而

丹雘之飾輝煌昭映快人心目暹等慶工之成會集衆友而相謂曰茲祠之修固有以繕完前人之功於不墜矣使不刻之以石安知將來不沒今日之意乎况神之威靈又有所當褒揚者乎遂徵言於予以記之予謂聰明正直之謂神溫良恭敬之謂人神之所以感乎人人之所以敬乎神亦理之宜也諸公旣捐資以終厥事復刻石以記其所爲其終始之敬亦有如在之誠矣使後之人登斯堂觀斯像頌斯文乃知其詳而敬畏之夫豈無益之舉媚神徼福之爲哉又推其餘論使人敬其神則暗室之中有所思也使人畏其法則康莊之

內有所懼也敬其神畏其法別人將順常道而行其亦不敢
悖理矣由是而知立石之益

獨樂寺大悲閣記

郎中
王子陞 朝邑

予入薊城西門寺名獨樂當其中有傑閣焉高毋慮十數丈
內供大士閣僅周其身而覆創寺之年遐不可攷其載修則
統和巳酉也經今久圯二三信士謀所以爲繕葺計前餉部
柯公實信其事感而興起者殆不乏焉柯公以遷秩行予繼
其後旣經時塗暨之業斯竟因瞻禮大士下睹金碧輝映其
法身莊嚴鉅麗圍抱不易盡相傳以爲就刻一大樹云夫瞿

曇氏之教主於空諸所有而歸之空雖懸像設教未嘗執色

曇氏之教主於空諸所有而歸之空雖懸像設教未嘗執色
相亦未嘗離色相故牟尼懸珠見而非見千百億化身非見
而見上士超于見外中人攝於見中同斯詣耳衆生苦海諸
佛慈航獨大士從聞思修証三摩地法力弘浩號大慈悲現
相化身不一而足遍滿東土大要使智愚共仰凡聖同皈或
大旃檀香刻画寶身燒香燈燭如妙高聚或白衣清淨冰月
微茫或千手千眼或一枝淨瓶總一無二茲寺之以瓌鉅稱
且以大樹竒也亦有異乎夫予不知一莖草何以能化丈六
全身奚啻爲樹予又不知茲樹之爲嶧山之桐倉野之桂爲

檀爲楠爲梓儻亦執身則菩提是樹菩提是身離身則身亦
非身樹亦非樹耶予與大士相視一笑而已如破慳貪障福
利影嚮之說予識也時何足以知之姑爲記其崖畧若此

修獨樂寺記

戶部尚書

王弘祚

梁南

歲辛巳予自盤陰來牧漁陽時羽書旁午鉦鼓之聲震於天
地予繕城治械飛芻儲峙日無假晷焉間公餘時不廢登臨
之興思所以暢發其性情而澄鮮其耳目是州也宮觀梵刹
之雄以獨樂寺稱寺之雄以大士閣稱閣之雄以菩薩像稱
予徙倚其間日廸夫民而教以興仁勉義遂生復性之事陰

騰神而禱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之庥予蓋未嘗一念置夫

臨神而禱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之庥予蓋未嘗一念置夫
民而州之民亦相率曰子大夫以誠求如是也以故凡係夏
秋正賦之索民不敢私其財學校倉廩之興民不敢愆其力
撫今思昔已十數年於茲矣越戊戌予晉秩司農奉使黃花
山路過是州追隨大學士宗伯菊潭胡公來寺少憇焉風景
不殊而人民非故臺砌傾圮而廟貌徒存相與徘徊悲悼追
憶往事而去乃寺僧春山遊來訊予曰是名棠寇社之所憑
也忍以草萊委諸予唯唯爲之捐貲而倡首焉一時賢士大
夫欣然樂輸而州牧胡君毅然勸助共襄盛舉未幾其徒妙

乘以成功告且曰寶閣配殿及天王殿山門皆煥然聿新矣
予訝之曰是何成功之速也僧曰公恩德所被士民思慕一
聞公言謹趨恐後予曰譖人之所靳者財與力耳固或有惟
正之供而不輸公家之役而不作雖督責迫索無足以悚其
中者此閣之修非有督責迫索之威也而不日之成如子趨
父事其故何哉蓋歷千百劫而不灰者菩薩度世之性隨念
圓滿觸之而即動者衆生向善之誠也寺之興不知創於何
代而統和重葺之鉅今六七百歲矣菩薩以廣大慈悲現種
種法力性不傳也而相傳菩薩之教無相而無不相也相其

奇也閣則奇所奇也今人於奇所奇者踴躍歡喜尚復如是

寄也。閣則寄所寄也。今人於寄所寄者，踴躍歡喜，尚復如是。苟或因其外而求其內，由夫似而得其真，其鼓舞歡喜，又可量乎。雖然，佛之理甚深微妙，不可思議，而予以其顯者示之，出作入息，卽六時課誦也。承顏聚順，卽妙相莊嚴也。枯槁之聲盈於野，絃歌之聲闕於塾，卽天龍八部殊音妙樂也。興仁勉義，毋戕爾生母，傷爾性，則菩薩廣大慈悲，必賜以和豐康阜之福。而五教實委司徒，則由蘄而達之三輔，由三輔而達之畿甸，采衛皆勉於向善之念，享夫樂利之休，以成聖代無疆之治。彼菩薩化千萬億身，現種種願力，亦當作如是觀。

矣

賜廣福寺名記

少傅
胡濙
昆陵

夫二儀既判萬物脩周三墳五典文籍咸具後漢西方生佛
不化而善不言而信利物弘深人天仰慕法雷聲振於中洲
佛日光流於上苑歷漢唐金元以至我聖天子六合海宇車
書混一出闢佛教賢良愚暴皆屬釋迦如來一佛之境重重
梵刹市列如星巍巍大道傳燈若日文物之地必用文物道
德之流轉而緇素嗚呼美哉今真澤長老號曰天雨住持茲
寺者在京順天府蘄州城之中蓋寺者崇善古刹之基地歲

人祀蓮敬量敬盈其七前州會王司會下福慶號曰壽堂司

久圯墮敗屋數楹其先薊州僧正司僧正福慶號曰壽堂同
真澤長老募於大檀越直殿監太監劉公通御馬監太監劉
公順二公之所建也其殿宇廓廡三門庖湍莊彩佛像真然
一新經始於宣德癸丑正月吉日落成於正統戊午二月二
十日寺旣成蒙恩賜額曰勅賜廣福寺今第二代住持如增
號曰雲勝請予爲之記然如增以明敏之資戒行精嚴聚推
老成堪爲偉器住持此寺墨鉢開合輝燄可謂盛矣惟朝廷
舊制褒崇之典凡天下名山大川佛圖蘭若僧徒司禪選才
學戒行之士今以禮部出給劄付如增住持本寺領衆焚修

祝延聖壽使闡崇三乘誘民爲善而助唐虞之治其至盡矣
然光前紹後布於諸方豈非道假人弘而行歟尚勉之哉

修廣福寺碑記

祭酒 成 憲 郡人

蓋聞祇園闡教法雨於大千舍衛傳經布慈雲於億劫凡
瞻佛日俱免沉淪諸被祥光咸從智慧是以普濟通流乃降
心而頂禮覆庇周徧亦竭力以奉崇茲教所及亦人心所願
也蘄城街北有寺名廣福蓋勅賜古刹也嗚呼一芥子可以
遍須彌則其廣無邊恒河沙可以成異寶則其福無量然亦
要使物物爲法生生皆佛乃所以廣福耳且其地西壁學宮

南凭州治當龍脉之衝據鸞迴之勢冠蓋往來士民瞻仰固

南凭州治當龍脉之衝據鸞迴之勢冠蓋往來士民瞻仰固
關運氣興衰或係人文隆替乃歲久廢弛日以傾圮西像或
結伊威鐘簾將淪蟪蛄勝槩丘墟識者謂其風氣湮鬱之廈
矣頃之有本寺長老名明燦號雲光者鄉善人蔣君名菊者
憫古蹟之凋殘悼佛刹之荒廢其發菩提之心斯葺蘭若之
舍日斯邁而月斯征棄捐無毀寸有積而尺有累誠願愈堅
用是協謀乃宏茲構飭惡從好易舊爲新金碧輝煌西棟雕
甍日麗丹牖錯落珠宮貝闕雲連依稀鷲嶺之規模彷彿維
山之氣槩厥工落成之後爰徵記事之詞予嘉其志乃誌以

文夫儒者以佛氏之教爲虛無寂滅無當於理道一切疵之
予不其然予以爲興於季世之衰而默相夫王化之不及者
也蓋自上古澹泊無爲噩噩渾渾人皆含貞飲和至家可封
而人可式固無假於清淨之教而自化者也洎晚近世法令
滋章人心不古日漸入於澆漓卽使督責在前刑辟在後猶
有不悛之行滔天之惡此詎可以刑法功令勸誨哉乃佛氏
者出旣以慈悲苦空者化彼西方悍戾之俗其教遂流行於
中國而有輪迴因果之說俾自作於生前者猶莫贖於死後
有知者焉得不勉爲善於生前固可以堅人善心又消人惡

心也假令人人皆善人人無惡則所稱地獄者卽不設可也

心也假令人人皆善人人無惡則所稱地獄者卽不設可也
而刑辟法令復誰驅之入也所以陰相國家以助王化者豈
不大哉然且欲一切解脫一切覺悟使四相皆空萬緣俱盡
而三千大千世界悉成佛性而後已教豈不大善茲所謂兼
愛也可以廣福矣彼老氏欲剖斗折衡莊生欲墮體黜聰乃
忿俗嫉世之言也一佛氏之意也三故曰佛教者興於季世
之衰也茲舉也始於高曆二十四年落成於萬曆二十六年
鳩工計材陶於冶石於山費以千百然者雲尤及諸君力也
功亦茂矣可以不朽施捨之資則倡於州守賈公鄉宦成公

其後繼守黎公復董而畢其役而四方直輪擔負踵至乃足於費而底於成例得并勒餘善則鐫於陰

塢下寺碑記

戶部郎中 毛維騶 郡人

蕪州西南隅有塢屹然轟然以參似雲似標似螺末銳基肆皮旋復實翠意燕盤霞夕送嶮嶮日蓋蕪鎮也亦蕪觀也祖創因以城俱嘉隆間葺之者再然基則之運衛靡曩以恤弁駐其所時築塢塗塢塢經附土沿成漢汙下丈許雨集卒歲不涸有遺礎數尺也淹漑浸沒日甚一日卽原基盤據有年然氣洩於鍼茫長隄潰自蟻穴於是杞人漆室憂蕪人

無關矣頃善友宗君心君輩喜為捐貲不學常格家兄涓濱

無關矣頃善友宗君心君輩喜爲捐貲不學常格家兄涓濱
與焉適行僧寬裕募輔其間而工以次第舉首羅土石實其
虛所以本也次整其缺次粉其郭次飾金翠冠其顛一時插
霄拂雲絢星奪日遙目之則仙掌玉莖諸天恍落邈睨之則
兩脇欲風神情怡蕩洵一時偉觀哉而諸君樂施之功不少
也夫塔非於薊無繫也塔神物非塊物古建都啟土每封望
爲鎮主塔爲薊望舊矣薊氓依附藉默仗蔭庇於是焉在
且其形類毛錐巋然一筆峰也薊文運蕭瑟殆三十餘禩幸
文筆新提毫端健秀掃雲漢判江河走龍蛇行不礙長鎗銛

執收筆峰第一捷蓋在此會薊士尚勉圖破天荒題雁塔無
負默相神工且以符施修之證果也則愚所望也抑又聞之
語曰活人一命勝造九級浮屠此又廣於修塔建寺之外可
并附以爲薊人說

黃花山興隆觀碑記

僉事 馬恩恭

嵐峯不識何許人高其姓也素心愛天下奇山水凡名山大
川皆其歷覽者從明興三十有一年雲遊石門西北黃花山
其山峻頂若蓋巨浸若帶其群峰幽岫又若星羅空水澄鮮
碧天一色紅塵漸遠白雲頓興履巉岩登巖巔不啻蟬脫蛇

解則上遊之巨觀也適嵐峯帶傘一柄水一盃飲霧食霞燃

解則上遊之巨觀也適嵐峯帶傘一柄水一盃飲霧食霞燃
火煮石不受塵埃之侵銀山玉海雪藕冰桃疑是仙家之樂
且息心元化澹泊無爲空谷蕭然止有山花向笑野鳥爲朋
木石爲侶棲遲石室自養其神也然不有所尊拜頂禮又何
以盡晨昏瞻敬之誠修心煉性之宗乎嵐峯由是發雲外想
則建爲 太上李老君祠暨 三清諸祠猶可異者未嘗募
化於貴官族姓鄉閭稠人一時消修四方景仰其層層殿宇
巍巍法像一時煥然若神助焉舉向之茅茨結舍蓬華爲窻
不幾美輪美奐大相迥別也哉問誰發大精進心則內翰馬

謙也問誰助道行則御馬監太監張德也其他馬蘭高普明石門徐秉忠等以及善男信女捐財好施鱗集而至則神之靈感固然抑亦嵐峯道高之所致歟因有求字於予者余不敢辭但創立修建事非小小謹題其名曰興隆觀其菴曰迎真爰勒石以誌不忘云

重修萬壽興隆觀記

翰林院檢討

徐嘉炎

嘉興

今上御極二十有四載

聖德日新

勲施丕著無刻不以敬 天勤民爲念其爲覆育群生湛恩

汪澤者何可勝道一時民康物阜凡庠序梵宇宮觀無不負

汪澤者何可勝道一時民康物阜凡庠序梵宇宮觀無不奐
然一新不特爲照耀耳目作粉飾太平之舉亦以見至治之
世潤澤豐羨優爲此而無難耳况報本返始及宇內至尊孰
有過於玉皇上帝者乎漁陽之東北四十里許山曰黃花
觀曰萬壽興隆崇嶺峻巖轟上若天際儼然若雲漢之昭回
屹然若神龍之飛舞厥云偉哉向爲茂草敗址之域虎豹之
所潛匿荆棘之所叢聚會薊城嵐峯高于醅嗜登眺見層巒
聳翠莫喻此洞邃爲終老山澤之思憇於此而莫徒焉然而
尚未有祀也會明神宗母后感乞水愈疾之夢因而建此觀

祀 玉皇上帝於中賜高子真人之號我

朝奠鬯以來遊賞日衆蔚爲勝區但歲月浸久兼以己未地震
之後棟折榱崩殿庭傾圯高子四世孫曹復新者思有以輯
之而虞其不逮會 天意降康默祐群倫慨然動整之願葺

或給米粟或資土木或効筋力一時鳩工屯材樂盡惻誠朱
碧丹堊燦若星日觀山巔之聳峙觀 聖像之巍峩恍如日

監在茲而靈爽在瞻視間矣豈不宏哉且也神泉湧出衆嗽
瓊漿居者遊者不艱於飲至此而後知天意果有所在也大
存心養性所以事天 上帝鑒觀惟德是輔使人之遊其際

者體

皇上欽若 昊天之忱察 上帝臨汝降格之隱則厚自愛以

副

朝廷交勉勵以答 天心而呼吸可通於 帝座 天道無

間於遐邇寧止一山阜之崇闕一廟觀之潤色已哉勒於石
記始末也列姓氏於其碑紀同志也然則天人感應之間微
矣哉是爲記

修靜安寺碑記

趙應期 郡人

薊城外西北三里許有寺名曰靜安傳聞創建自金遼時其

詳不可得而攷矣。然觀其殘碑記載香火地土錢糧庫藏園
林樹株當時稱最勝焉。厥後歷年既久氣運漸衰殿宇敝壞
墻垣傾頽荒涼莫此爲甚。迨萬曆己卯歲秋九月大殿遂至
坍塌佛像俱爾暴露。鄉人吳君麒謀諸耆老韓君邦顯賈君
寶曰吾輩土居山下世爲靜安鄰。今此寺廢弛若此何忍坐
視。遂倡大義約同鄉有善念者若干人結社會茶各捐已資
積少成多以興大工。復與住持明貴訪諸僧中有道行者名
真悟請以爲募主。自萬曆乙酉春起至秋止若殿宇若僧室
若山門若墻垣煥然聿新無復昔日之荒涼矣。乃索予爲言

以記其事。予因感而嘆曰興廢有時感應不爽。靜安古名刹

以記其事予因感而嘆曰興廢有時感應不爽靜安古名刹也始之盛者如彼繼之衰者如此昔之廢如彼今之興又如此是雖諸善人作福之功而默默之中亦必有所以感之者况殿宇闕新則佛有所依由是而諸僧禮金容誦下軸朝夕鐘鼓焚香之餘遙祝聖壽則其法力之誕敷慈惠之流布將邇寰宇矣豈止吾薊一方而已哉寺有餘地樹株井泉磴磨僅可以供香火者并諸施主姓名宜載碑陰以傳之不朽云

修香林寺碑記

戶部左侍郎

毛

綱 郡人

吾薊城北二里許峰巒環立雲表蔚然深邃古建梵刹於峰

前名曰香林歷代兵火相仍失記莫詳其始建時也有崆峒
鵝泉流峙左右佳木秀繁蒼翠掩映薊之一勝槩焉四時之
登遊者殆無虛日但積之歲月加以風雨殿宇日漸傾圮色
相凋落繼此而不重葺之其荒廢可立而待矣有鄉老陳守
正趙龍陳乾輩素守慈理種善有年目擊斯廢悚然有動於
心虔誠振志會眾集財廣募善類鳩工計料次第修之重修
大殿五間添列羅漢十八尊背塑觀音三像建鐘鼓二樓周
補墻垣同郡壽官蔡思忠廩生蔡如芹一間興念捐貲捨金
莊嚴佛像煥爾一新金碧交輝光奪人目緣是改觀於前多

矣不但甲於諸山之刹京東亦鮮其儷焉經始於萬曆七年

莊嚴佛像煥爾

新金碧交輝光奪人目緣是改觀於前

矣不但甲於諸山之刹京東亦鮮其儷焉經始於萬曆七年
落成於十五年夏五月鄉善用力之勞用心之勤併悉見之
可謂積善於冥冥蓄功於不朽者矣况會張守分許一言託
庠友宋希廉求記以傳其遠予觀勞績援筆弗難曰佛教法
門歷漢唐宋其來遠矣凡梵宇之修建法制之所不及出於
人心之司然又樂於趨事而不容已者在在皆然也見善則
樂而爲之見不善則彈而不爲信乎佛道之教固所以濟世
道之不及者也况藉此法教以祝延聖壽安寧無妄生民
今鄉善補廢修墜是豈無益而妄爲者哉仍冀後人繼興善

念恒懷永尚續葺而不廢斯刹與吾術千萬禩而同休是善之善者也又不徒爲一時之侈觀者矣故述其始末以塞其請與助善姓謂列禪陰

修香林寺觀音殿記

翰林院侍讀

馮有經

寧波

夫寺稱古刹佛號觀音而曰大悲者仁慈之德之而其千手者固化之像也何以然耶蓋聞魯隕恒星佛體始降漢傳吉夢大道昉殷故摩騰天竺白馬馱維詰之經錫華祇園黃金布給孤之地於是梵宮精舍星列於人寰紺宇縈廬雲流於華夏此寺之所由始而刹之所以稱古也觀音妙義誠非蠶

則而知耳食膚談敢贅管窺之見夫音惟聽而匪觀也色惟

則而知耳食膚談敢贅管窺之見夫音惟聽而匪觀也色惟觀而匪聽也可聽則有聲可觀則有色今不言觀世色而曰觀世音不言聽世音而曰音可觀豈非兩目不見物五蘊悉皆空觀爲妙觀音爲妙音以爲佛號不亦然乎慈航泛海度一切之苦厄楊枝灑水脫萬劫之災危白蓮開而塵擾皆清紅孩化而諸孽盡洗第以忍辱爲波羅方便爲門戶寧非仁慈之德哉隨緣應質百億化身雖滅度而歸空又垂儀而覺世語其大則虛空徧滿語其小則絲髮難容是以三十二相相各不同四十八品品俱異別且雙足現杓鶴樹故千年顯

於龍宮謂爲圓化之像也非歟乃茲香林亦剏自漢繕於唐
遠金元迨於我朝正統之間嘗爲葺焉相距漁陽約二里許
東則鉄嶺龍蟠西則漁山鳳翥其後則魏峯三蓋南望則平
阜超忽每至大昊司令勾芒御辰嘉禾蓊鬱蒨郁芬而有
綺紈翠縵結駟聯瓊麗旌檀而勾福向法筵而祈利是欲駢
集苾芾咸放頂而摩蓮流傳衣鉢其香澄于縹緲何如簇曇
花翻貝葉掩映般若之前訂揭菩提說薩埵娑婆浮屠之側益
突兀於巖易爲躋喜之勝地邈不知其若干歲也值今上之
三十四年又將百數十年矣柰何日月易邁殿宇漸爾傾頽

化城空對推霜之
絕迹禪關雲扃噫寺幾廢矣誰能興之董君懋修浙人京產
以從事於司農故僑寓於是郡銓期尚遠暇日旋登周覽惕
衷遂發重修之願倡首卽邀同志之朋是以陳君忠蕭君應
兆等各有所施共扶勝舉因基就剏揆曰鳩備經始於丙午
之二月落成於戊申之四月曾不二歷於璣衡頓復三千之
金界丹青綉綵煥自在之慈容珠璧輝煌現原來之寶相綉
幢飄而嵐影齊飛玉磬响而谷聲相接琉璃燈燦夜分皎月

之光翠篆香浮曉襍祥雲之色於是乎靈刹更新沙門載盛
涅槃妥侑永保聖壽於無疆善信皈依將錫福祿於何限然
而衆既勞止安可無記用鐫貞珉以垂永世

修神仙嶺東岳祠記

右副都御史

李

秋

郡人

古人壇壝事神不為祠自明王享帝之典興而祠權興於茲
矣秦漢已還遍布寰區山川之神幽贊立化其之祠為尤盛
焉蘄城南十里許有山舊名翠屏無何即群譁易名神仙嶺
層巒疊嶂俯瞰闔閭為一郡形勝之冠其絕巘面南有東
嶽天齊大帝祠規制弘壯創建莫攷所始靈異昭著輿心震

肅者有年矣蓋

東嶽天齊大帝本國家祀典之神凭茲山

肅者有年矣蓋 東嶽天齊大帝本國家祀典之神憑茲山
靈秀氣此所以英爽流布鼓動人心也歷歲既久殿宇傾圮
金碧剝落寢失其舊鄉人盧君璠等倡義約衆會得郡廩生
蔡君如芹室人高氏虔施百十餘金倚陳君贊募工傍材轍
故而鼎新之閱月大殿告成乃增修兩廊十二司祠未果繼
而原任山東都司斷事郭君盤重修山門一座李君應元等
各復捐貲鳩工術附近居人樂趨赴役以助其成添修大殿
重簷抱廈增塑侍從人馬又添鐘一鼓一起蓋二樓禪房三
間周圍墻垣漸次築補粧飾神像飾彩繪金廟貌更新視昔

赫然改觀矣經始於萬曆六年春落成於萬曆八年秋王君
稱聘李君樓輩謂茲衆善增修之功不可終泯我欲垂諸永
永爲後人興起計也乃礪石請予記其事予覽經傳言鬼神
之德之盛使天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下左右又曰能禦災捍患有功德勤勞於民則祀魯論則云
敬鬼神而遠之鬼神之情狀專祠祭祀之禮盡於斯三言矣
諸君之修是祠而欽崇奉祀之者其亦以是也夫若以爲資
登臨瞻視之舉則襲矣焉福田利益之圖則惑矣豈神之
所以感人而人之所以事神者哉

之記其事於石

之記其事於石

修香花菴碑記

孫國禎

夫梵宇之廢興人爲之也亦地爲之也故波斯匿等五王白
世尊者曾伽尸水側福妙最是神地欲造禪寺世尊曰汝等
五王此處造寺長夜愛福卽伸右手從地中出伽葉如來而
告曰欲作寺當依此法按是而知香花菴之所由興與廢而
興謂非結善緣者其慧根如五王而梵基稱神地也哉菴原
建於蘄西白澗邨以奉觀音大士因取七寶蓮花含香映日
故標此名而虔修已非一日日旣久崇者頽下者蕪僧闕教

汚鳥鼠穢之市人伐樹發石尋蠶食其地而址幾蕩矣空閃
毫光可堪太息歲壬子而得宮正丘徐二公觸目傾圮於大
士誕生之日鳩工而集事焉址仍其舊而制殊於昔大殿樓
閣煥然鼎新凡楹六間翼殿而煥然者爲廊殿廊殿之楹六
間綴殿而煥然者爲群房群房之楹一百一十一間復於殿
左建一禪師塚塔院而煥然者又未始不歸然也輻輳在菴
窅窅紆鬱萬楹百拱繡椽玉題凡四換曆而厥功將告成矣
耽耽悄悄信忘想之嘉所得佛弟子悟真者住持焉而瞻地
五頃有其半進香獻花其資更不乏則是菴且興矣而是菴

之廢而興者夫固人爲之也而亦地爲之也

之廢而興者夫固人爲之也而亦地爲之也
盤峒右據盤山騰眺南面洪濤接天川魚沙鳥參差歷落鐘
磬之聲泠泠然與山水相答倘卽所謂絕地乎而易彌正結
於盤山之下法雲旦聚慧日晨登恐薰風之未無出此地不
語曰妙門關鍵闢之者旣難法海波瀾遊之者未易因此而
祝聖壽於無疆躋斯世於咸泰不能不同此中稽首也則道
周萬億化起大千開方便門具真實相者二公豈特爲一身
邀福已哉予不文以徐公之謂而願附於不朽敢記其事於
左亦用以表白澗邨之地爲最神而二公之結善緣爲慧根

也丘公諱乘雲鐘公諱從秀王公諱朝用蕭公諱成徐公諱貴皆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歲之孟秋月也

香花菴碑記

翰林院修撰
周延儒

鍾徐於薊之白澗邨建一菴名曰香花復置地五頃以貲焚修且立土人吳大孝等守之所以崇奉佛道與虔護供禮僧衆者善罔不極其心與力焉業成合掌投禮乞予一言爲之記予惟常侍之請則何能應然適有慨於中而不能已於言也姑卽以此明之今天下有愚夫愚婦之儔上不知天子下不知長吏雖三尺法日凜凜懸於前而夫夫且泄泄視之若

嬰兒樂然甚者不難行其怒詈倨玩之態斯其人何悍也迨

嬰兒樂然甚者不難行其怒詈倨玩之態斯其人何悍也迨
與之語神祇瞻廟貌而未有不悚然驚悞然恐以此觀之官
府之象魏不如一視弗見聽弗聞之鬼神也明矣然鬼神至
於令人畏也而鬼神之德又衰矣彼佛氏象魏不如官府盼
蠻不如鬼神其爲道也旣廣莫沉遠莫可根據其爲教也且
枯苦寂滅不示人以樂而易從而世間一切人等是賢是愚
是智是鈍是衆生是壽者是男子是女人有頌佛名號而不
志心皈依者乎有見蓮花寶座幡幢雲蓋莊嚴金像而不合
掌恭敬且懽喜者乎或以爲此皆世人求往生希利益解脫

病苦疾厄一念所致是以慾焉得剛予則未敢信夫人貪於佛後也而佛之貪於人在先今有人無故而令捐分毫能乎卽有故時手持一錢鷗不忍與所以此者僅未流涕耳乃至於捐糜千百萬億金錢置之利宇梵宮惠之緇徒僧衆若石投水莫之顧恡縱使佛能利人豈能如人之現在利佛如此其奢且厚者乎而夫人則必寧出此何耶豈非佛氏憫諸有情顛連罪業致官府與鬼神俱窮而故顯大神通結大因緣以收拾一世之人心耶而徐常侍乃能傾捨且其齋心苦行卽頭陀不是過焉噫如是一念可與入選佛場矣昔萬曆乙

卯仲春之吉漫爲之記

卯仲春之吉漫爲之記

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皇太子幸香花菴見此二碑文隨傳知州張朝琮打墨榻二本
因薊地無摹碑石工知州張朝琮用素綾二幅親書二
碑文楷字進呈

重建紫竹禪林記

知州王燦郡人

紫竹禪林郡紳大夫毛公創也中位白衣大士而置張仙祠
於其側庭前松栢蒼老桃李繽紛遠挹翠屏之秀近接崆峒
之巔遙望之鬱鬱葱葱亦薊之一勝地也先是毛公涓濱建

白衣菴於太平街子徙南移建於此乃故明天啓改元之歲也顏其額曰紫竹禪林所以妥神繼承父志也鄉大夫曰李公之記脩矣度公亦環顧而嘆曰吾嗣世子孫無墜厥緒其庶有興乎此公之所以望於後人而後之人亦期以此副望於公也詎意世會變遷兵燹繼至塘池竹樹廢而爲空墟高亭大樹化而爲灰燼雖公一二蘭裔不克踵武亦時勢之無可如何也緬思先人創舉之初豈意不數世而與禾黍同惜哉會有浙金施一甲陳一仕等糾募鄉梓慨然樂施用價置買復卽左右置地捌拾餘畝擇僧寬普爲香火計甚盛舉

也惜殿廊庭燕山門垣墻疎漏頽圯乃於順治八年議會積
金修缺補敝繪畫油彩正殿兩廊東西禪堂左右廚庫照殿
山門鐘鼓二樓四翼垣墻煥然美觀矣嗚呼浙金諸君子有
感於大士冥祐之說而爲此也抑鑒於毛先人創舉之艱而
爲此也禮云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浙金諸君子可謂知禮矣
予讀書之暇步東郊輒流連於此浙金諸君子語予曰是不
可以無記請爲三章述其文俾後人有感於斯曰某也創某
也廢某也修亦世道升降之一概也予曰然愧不文乃述其
巔末而知創之者毛公也廢之者後人也後有作者其亦有

慕於斯文其亦有感於斯文

創建張大明王廟記

郡守

張朝琮

蕭山

漁陽向無張神祠有之自余作牧始也神諱夏東浙人世居
蕭山宋景祐中爲工部郎中受命護堤兩浙賴以安遂立祠
報饗而自宋迄明屢顯神功累受封號通河大都靡不感仰
威靈宜壇廟之盛所在多有也若漁陽非必神之所棲而余
之祠之也胡爲哉蓋漁陽三面環山北接遼河南通大海自
我

朝定鼎以來創建

陵寢設立防衛每年

陵橋軍糧不下數十萬石地不產米米價翔貴歲乙亥

聖天子軫念民瘼特開沽河運糧艘由津門直達薊郡余私祝
神力以保護之自是循海由河風恬浪息不使有領覆沉溺
之患厥功偉哉且薊南地處窪下時逢夏秋淫雨河流氾濫
堤岸無虞非夫神力之方不至此以故丙子歲倡率里人各出
已囊鳩工庀材卜城中東北偏地十餘畝甃荆榛築石磔立
祠以祀之三殿公室庖漏門廡皆粗具焉辛巳歲余讀禮歸
田恒以規模創始未脩爲念三載後服闋就補復蒙

聖恩再蒞漁陽余乃惕然曰神其有靈乎當一整而新之易其
像而丹堊堅塗一壯觀瞻雖廟貌相仍而輪奐之美殊非昔
比矣夫以神之靈如水之行地中固無往而不在乎有卽
造福于薊受薊之獻享則薊之民永荷神庥行見百谷安澗
萬民樂利衛

陵寢而鎮巖疆懋績良非淺鮮用勒一言于貞珉以垂不朽

張郭二公祠記

州太守

汪

溥

新安

蘄州古漁陽郡也漢太守張公伋嘗吏茲土予幼時
讀故事嘗聞漁陽之民以麥秀兩岐歌張公之德政威礱塞
外美郭公之奇績予每慕之而其在漁陽行事之詳未始得
聞也乃成化壬辰拜命來守茲土旣至徧歷境內之神因過
二公祠下慨然嘆曰自公爲郡時抵今千數百年而祠之久
而不壞如此果何施而得此哉意者功德之入於民者深與
言未旣忽一耆老恢然其形端拱而進長跪告予曰民之所
欲得非衣與食之乎之二者足則治不足則亂理勢然也二

公豈能人衣而家食之乎不過平其政不煩其令以繭絲爲末務以撫字爲遠圖使民得盡力於衣食之謀耳是以漁陽之民但知耕焉而食織焉而衣廬焉而居相安相養相親相睦不知二公之爲功也殆二公旣去有繼其職者政尚紛更以察察爲明而啟人之爭訟以鞭朴爲威而使人之恐懼急於催科而沽能幹之名曲爲諛容而固一身之祿循乎已之欲拂乎民之情故百姓苦之雖欲耕也而農時已違矣雖欲織也而蠶期已愆矣衣食之資奚暇計哉於是翻然有思曰昔之張侯郭侯皆吾民之父母也彼以保赤子者保吾民而

民得以不懷父母者懷二侯耶故歲時必思飲食必祭此祠
之所以建焉而徹徹焉而新愈久而愈不壞也噫子何知之
詳耶耆老曰漁陽之民自漢迄今能無代繼乎以吾聞之於
父以父聞之於祖以祖又聞之於遠祖等而上之口之傳耳
之聞心之記憶而不忘予曰美哉叟言遂執筆書於二公祠
壁且與官斯土者胥敬勵焉

鄒公祠堂記

大學士 劉 珣 青齊

夫人出而際世於有道孰不欲立功當時垂名天壤然而造
物常若有勒焉不可必得也比嘗觀志於功名者視斯民之

痼癩切於一體憂勤而愛深朝警而夕令悉心所事然不知
人情勞於下怨讟叢於身功不立名不修矣又有人扶樹善
良而寬不爲縱摧折奸暴而猛不爲苛令行而人愛之政下
而人頌之然感不一時忘不旋踵愛於目前而不必於去後
頌於一時而不必於百年功不傳名不永矣若乃以國家生
民爲己任禦災捍患爲所當爲史書其業人仰其德而功名
烜赫乎一世再世數十世百世而無疑蓋百不一見焉於此
見造物者之於人豈苟然而已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鄒公
時敏嘗巡撫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去今三十載而公之卽世

又已久叅將劉君輔等爲作祠堂以祀之而徵言於予嗚呼
公以三十載之前而尚能感人於三十載旣沒之後亦難矣
公何以得此於人哉邊庭失守騷動編氓智者謀疎強者縮
勇時或難之而公獨以忠義自許騰擲鯤鵬之力振揚山岳
之威出奇策實倉庫舉將才守要害固城垣精器械以禁禦
侵掠安輯群生而朝廷倚重之如左右臂當是時公之德望
殆不愧所謂社稷臣安得而忘諸况獎善嫉惡進賢退不肖
足以勉人而勵俗實又有不可泯者傳以有功於民則祀之
以報公在當時其有功於人如此然則作堂而祀之以報公

之功夫誰曰不可而公之芳聲令聞赫赫在人耳目者茲亦百世不朽哉如前所云造物者其殆獨厚於公是故不可不書也公諱來學時敏其字麻城人以春秋登宣德癸丑進士第入官揆履之詳則有先翰林學士蕭公滋誌茲不著

閻公祔祠堂記

失名

都憲閻公登景泰甲戌進士歷戶部郎中成化乙酉奉勅總理蘄州等處糧儲揆履冰蘖出納平允每歲遮洋糧運至蘄故事總理者躬親收受多中其奸公防範周密動必有則一切宿弊搜剔殆盡人以爲神會巡撫缺員禮部侍郎鄒公幹

適以賑濟至暨總鎮陳寧伯焦公壽文章論薦上允其請特
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永二府地方兼整飭邊備公
激濁揚清鋤強扶弱賑貸乏絕申理冤抑得巡撫風紀之體
防禦要冲修理城池操練軍馬鋒利器械得整飭邊禦之方
且不避權要時則有若中貴人據津爲利莫敢誰何公寘之
於法仍鎖舟爲梁以便行旅總兵書舞文害人等事覺卽於府
中掩捕治之其剛正如此是以貪婪者聞風解官奉使者入
境歛迹且樂於造就人才作興學校以故口碑載道聲譽日
隆進右副都御史兼治真定六府公不自滿假益修職業顧

骨鯁不群多忤權貴不容於時乃引身求退賜允之日喜見
顏色軍民遮道留之揮淚成霖如失父母旣歸以田園自樂
若將終身焉久之戶部缺右侍郎吏部首舉公閱月餘會推
公總督軍餉於西陲旣往則調度有方饋運不乏西北之人
比之蕭何事竣回部得疾而卒薊之巡撫之賢者自鄒公後
幾二十年而有公又十餘年而有楊公憲綱復振繼響再聞
若三公者可謂齊驅並駕矣跡其爲政無非以去民災除民
害爲心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傳曰非此類也不在祀典然鄒
公之有祠久矣惟公與楊無祠以祀誠爲缺典適公之鄉人

順天府通判范君澤按部於薊予以是告之范君曰諾吾當
爲之值歲凶未暇也但奉二公神主祔入鄒公之祠懇微予
言以爲之記予惟嚴子陵生於范文正公千載之上文正立
祠於釣臺以祠之諸葛武侯生於萬提舉八百年之前提舉
立祠於衡陽之石鼓以祀之豈徒崇其德報其功而已哉蓋
以高節清風能感人於百世之下故表之名教樹之風聲使
人目擊而耳聞心感而神悟自不知其所以然者况公去薊
未四十年功烈在人猶有不忘者其感人又當何如哉范君
之祔祠良有以也然先生之祠卽子陵武侯之祠范君之心

卽文正提舉之心所以報功崇德之地豈徒然哉聞公名本
字宗源陝西邠州人楊公名璿字叔璣直隸無錫縣人記楊
及聞使後人知所始也鄒公名氏功德已載諸大學士劉公
翊祠堂記茲不著

州太守汪公德政記

鹽運司同知

崔

富 郡人

州太守新安汪侯溥視事九年有德政郡人乃援漢民借寇
故事留之觀風者以聞上特軫念元元旌以誥命陞食從四
品俸俾復任一考慰茲民望恩至渥也今年春期滿舍綬黃
童白叟奔走遮道武夫甲士免胄攀轅至有以金帛餽之者

弗受徬徨躑躅意緒無聊遂以所却買石礮磨以予郡人請
言勅之予惟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今勸人之感侯者若出一
口予於是請復奚辭哉惟勸之爲郡廣袤千里西密京師東
冲朝鮮南連淮海北枕崇關實至要之地內叅三衛外統四
縣不但學校生徒焉朝貢往來甲於他州錢穀出納甲於他
州丁夫差遣軍匠勾理甲於他州况邇年師旅弗靖饑饉洊
臻又至繁之所夫以至要至繁之郡前此非無郡守在則民
不見德去則民若忘之者何耶惟侯下車以來廉以立身誠
以爲政首新廟學躬誨諸生錢穀出納銖粒不爽丁夫差遣

貧富有差軍匠勾理罔不有清大軍雖過處置得宜年穀雖
歉積蓄有素以至養老尊賢事上接下靡不盡道用是境內
効靈麥秀兩岐穀生雙穗此軍民所以甫滿而復留旣去而
不捨也豈惟軍民而薊之衛僚州之寅案學之師生郡之士
夫若皆有所失者此非深於德者疇克爾哉嘗觀漢使張堪
守此八年寇弭民富而百姓有麥秀兩岐樂不可支之歌今
侯不但麥秀兩岐又且穀生雙穗蓋天心格之使之於張有
光矣前張後郭載之漢傳其惠至今可攷前史後汪而我朝
不知爲史氏者誰能紀之以追遐軌爰撮緒餘勒之貞珉使

後之視汪猶汪之視張不已焉民將以德汪之德又德後人也

王公去思碑記

學士 魏藻德 通州

玉銘王父母以治行第一奉璽書晉秩戶部員外郎薊之紳
衿鄉耆彙公德政爲圖而製之錦屬余弁其首爲家乘光會
公朝天有期薊人瞻依戀戀不能已相與聚族而謀曰我公
去公之發懿何可令湮滅弗彰也範金土爲形貌懼弗肖留
衣冠而尸祝久亦湮文獻不足孔子惟傷杞宋行人墮淚千
古獨傳峴山語云邦無陋况近大賢之居盍藉青雲之十以

永龔黃之績樹之道周以志去思令近者知遠者亦知通都
大邑知僻陬遐壤亦知兒童走卒知賢豪長者知名卿鉅公
迴翔此地而觀人風者亦莫不知督撫台省知九閩萬里綸
閣黃扉亦莫不知知吾儕小人之連遭兵燹災稔頻仍備茹
荼毒無告無依苦兵革擄殺之聞見傷心苦貪暴加派之誅
求無已苦衝苦疲輪蹄輶軒之鱗集陸輸水輓之不息苦侵
苦尅凭依城社之舞文追呼賠累之難盡我公來薊痾瘼切
身飢溺由已瘁貌癯形勞神殫思有便於民無事不舉有害
於民無弊不剔如繕城垣以壯倉湯則思公之保障嚴保甲

以靖奸宄則思公之預防練鄉勇以自爲戰守則思公之同
患廣積貯以備災稜則思公之救荒案牘無留追呼無擾公
之寧我婦子可思也痛革火耗創立柜頭公之弊絕侵欺可
思也平市價以甦行戶公之但飲葡水可思也稽郵符以革
津貼公之重蘇驛困可思也省刑息訟囹圄絕棘木之號贖
鍰無半緡之入虔禱誠格步步勤返風之拜甘霖息旱魃之
威異政豈必在中牟循良真足光漢代至於公餘勤課藝則
一榜羅三英溢額翩翩兩儁捐金庀巒序則宮墻岩數仞久
頽雙楔重輝公之自榜座右曰吏從冰上立人在鏡中行則

清風兩袖再見一人四知復出公去而蒞茲土者猶我公若也思之思之不有公先誰爲其後假公後之人不我若也追思我公曷有已極余聞而嘆息是真可思也宜君輩之依依而不忍去也是真可碑也宜碑之以志去後之思也公諱弘祚字玉銘秦之三原籍滇之保安人也公丰神標格皎如玉樹臨風望而知爲金華殿中品弱冠魁滇闈則看花掇錦直唾手事耳緣戊寅需材甚亟以渠陽一載學博擢平谷令捍禦有功遷漁陽郡守陞今職勲業自此綿綿未有艾焉公國朝名臣端毅康禧兩公之曾孫比部正郎瞻雲公諱國治之

于也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其亦有感於斯文

郡守于公德政碑

庶吉士 周體觀

且世當 鼎興之際異才挺出於以振宏業而光家邦斯
國之福民之幸也然才之出也有暫試於一方終當大受者
一方之士若民先受其福如得歲焉如得慈父母焉其一時
政平刑當德普化洽行之一日傳之後世思之而不忘也詎
易得哉吾郡守于公是矣公之爲人也氣宇干霄逸群不群
所稱不茹不吐溫溫恭人者而蘄非公不能理公於蘄小試

之耳薊自殘破之後士氣漸衰弱矣公以爲治世莫大於愛
民好士雖治一國亦必以治天下之理行之學宮其首重也
壬午之歲學宮已燼矣公則謀諸士子欲建修之自出其貲
親視其材爲之鳩工爲之聚料不數月而學宮煥然鼎建公
之好士爲何如其於民也不啻如傷之視下車之泣况薊民
之丁額久失矣昔之全分者公去其半而數從其寡百姓熙
熙不苦於丁糧且地自圈佔之日失業之民散而之四方者
多矣公百計招徠之如以屯補民斯

聖旨也而屯中之奸豪不但隱漏而且投充以抗之公查邊屯

數百項極力申請必欲民得其業奸豪悉退焉至於薊驛之
難支自古苦之又當京左冲繁公親詣之滿漢相安而服公
之廉能其愛民爲何如凡數年之疑獄經屢訊而未決者公
片言而結之是公之才有過人者至今瞻學宮則思公之好
士種補地則思公之愛民視驛政則思公之能服遠視丁冊
則思公之能體國公之可思不一端其亮之行事者故可思
而入於人心者又非思之所能盡也公今陞濟之府尹薊民
不忍公之去也以去思記請予敢妄言哉不過卽公之實心
實政言之耳斯非才之試於一方終當大受者耶豈非蒼生

之福而邦家之光哉公諱際清字執中東萊棲霞人也政可
述者多自有別譜故不敢贅

郡守胡公去思碑記

總督漕運左副

林起龍

郡人

崇吏治者不一途片形革勢禁之事及功令而止惟人情不
可以術取也漁陽為京師左輔因兵燹所殘兼為遠左之

孔道又屬

孝陵之通衢使輜役車絃繹莫支如身之痿痺而不振者二十
餘年茲又奉

旨換旂節一二良牧亦不能以無米之炊為無卓錫者起骨立

之色何幸彼蒼爲此一方隆福星使胡公來蒞茲郡公秉性
淡泊專事愛養意計所及郡蒙其福而民歌之識力所及郡
不知蒙其福而民於事後乃歌之四載政成當事者嘉使君
卓績雖暫屈峒山二府行將顯擢大用聞 命之日百姓呼
號願借冠一年不得請臨行之際冠蓋如烟贈送者何啻萬
千男子扳車於路婦人長嘆於家仍不得留遂相率紀使君
實事謀勒貞珉崔廣文携諸弟子員及滿漢在宇下沐恩者
走力具實丐余詳其德政以志永懷予覽條目美不勝書姑
撮其大者用昭來許如學宮自壬午焚毀鞠爲茂草久矣前

守于君雖雅意作人興化若正殿明倫堂草創固多乃門墻
橋泮兩廡諸祠實所未遑使君捐俸勑修兩廡戟門櫺門照
壁煥然一新公餘輒率生儒講習文藝於是州人士浸浸又
起色矣至於開墾荒蕪設法勸免不三四年熟者三百餘頃
民生國課頗稱裕焉其禁羨耗也遇徵限日令舖商報銀市
值一文不多收且詞訟務示休息間有萬不獲已者必令原
告自拘且片言卽決其於逃人也保甲必致其嚴逃人務核
其實故捕逃之功較之諸郡爲簡且當况

陵寢動工車徒旁午使君捐俸僱夫修平道途不煩民夫而往

來如歸且薊當九河下流爲堤孔艱公必躬相河勢築堤堅
完水患衰止其嚴吏胥也剛明夫決抱贖之吏屏息案下無
敢犯張乖崖一錢豈非古今正人能令夜妖破膽者乎且也
驛遊絡繹苦難支應使君嚴飭驛宰審擇勤慎夫役按時驗
喂故廐馬飛騰應付裕如薊地換旂應補河澗民苦寫遠移
文力請以薊補薊且照數公補務令均霑實惠又有房被圮
盡苦無棲止者仍量補本境其憐失業也何周以悉乎使君
治薊四年功在世世宜薊民不忍公去去而見思思而鐫之
金石也予讀循良傳凡遇虎渡鸞止之祥嘉禾甘露之瑞輒

疑其誕而近名惟大患及民深入幽隱處經應變究成不朽之功名以一人情爲本斯撫實可據耳漢何武君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旨哉循吏旨哉傳循吏者也公今日出而攬轡異日召而秉衡通下情而登上治蒞始基之已

郡守董公遺愛碑記

州學正

郭

濬

雄縣

考治績於今日鮮不以墾荒緝逃爲首務若是者徒邀赫赫功耳求其留心民瘼體恤艱苦者百不得一焉而至於撫凋殘之民與夫撫阜成之民則有百異蓋阜成之族家旣富饒民氣和樂室廬完聚井甍相依吏無追呼之擾野鮮愁嘆之

聲爲司牧者稍平其政則舉首加額歌誦不衰矣若夫凋殘
之民屢經圈佔元氣削剝譬如疋羸之夫非藉參苓以引年
自分作溝中瘠耳倘弗爲之力培其元氣而徐以膏粱餌之
則在年荒旣苦二鬴之不登卽遇有秋又恐田廬之不保是
使小民終歲勤動而無酌酒烹羔之一日也薊州境內強半
旂庄所司土地紛紛圈撥遂致疆里混淆恒產之家嘆無立
錐郡侯董公深鑒及此勵精查核得其不應圈撥者三千五
百五十頃有奇申明農部諒公愛民之深允示永停取撥家
室相慶恒產斯復里民感公之恩謀勒貞珉以誌永久而問

言於予予惟魯弗文然隸公宇下久更樂道其事乃拜手颺
言曰甚矣哉仁政之入人深也圈撥僅爲政在一事耳乃調
劑得宜遂足以奠民依而垂不朽况夫事事之宜人蒞薊二
載政通人和他如興義學建社倉清驛遞嚴保甲禁火耗革
贖緩種種善政指不勝屈異日內召臺垣自有德政以紀
其事茲不復贅而第就其圈撥之永停乃昔人之不肯分晰
於前者公獨爲之清察於後其仁薊之功駕張郭而齊驅爲
三也田疇之感在人心甘棠之蔭在斯石矣是爲記

烈婦劉氏碑記

兵備道

李之芬

西平

予治兵暇閱往牒偶及節婦劉氏傳私心悲嘆者久之已復
思墓之郊又樹之芳示風也乃其行不傳卽過其塚者不過
曰節婦塚耳誰其興起風之義謂何請詳其槩謹按劉氏乃
流寓民劉宗仁之女年十八適朱孔思爲繼室孔思浙江紹
興府餘姚縣人曾爲陝西平涼府鎮原縣縣丞僑居於薊時
食貧年五十餘矣娶劉氏僅八載而疾作劉初進粥不啖繼
進藥不愈再割股以進竟不起劉慟其死不忍獨生思殉夫
焉引繩不遂遂以刀自剄死伏於夫側時士民觀者如堵當
事者奏聞得旨如例旌之嘻有是哉貞而烈矣夫劉產自流

寓非貴家大族習聞女訓者比其適孔思慮已中年非結髮者比且也家徒四壁糊其口於市肆卽調琴瑟爲生蹙矣劉何以殉哉八載同生一朝共死豈所謂天以完節付之耶語云慷慨殺身易夫談何易也成仁取義烈丈夫猶難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載在青史者古今幾人乃今婦死於節天地三綱挈其一矣談何易也予封其塚高其垣樹之松栢表其行於石蓋取風之義云世有當存亡之際變面易心者罔之生耳三綱謂何過斯塚也不汗顏哉君子曰可以風矣

浙人義塚三聖廟碑記

兵部主事

魯

史

餘姚

薊城出郭東里許置浙之義塚一區乃越會謝君偕二三同志捐施而建焉者前爲漏澤園後爲山神宇用以護守此園工竣詣予求爲記予曰土民立塚猶曰親親以相及也若君輩朝而倏燕暮而倏越詎肯以不資之身行殆諸君非老悖胡爲乎作此不祥諸君曰造物無常修短有數意外之變君子不諱吾輩不忍避妖祥之名而使吾鄉之越在異域者棄置不相守卹之歿公何過焉予曰善哉宋景不以熒惑而讓楚昭不以河崇爲榮卒之宋景格天而楚昭知道俱不避妖祥之諱以立千載果爾則諸君庶駕楚而軼宋爲可風矣吾

於是而有以知人性之善文王洵爲可師也吾又於是而信
吾鄉之多豪傑雖無文王猶興也雖然斯塚之設不惟有裨
於逝而實有助於生不惟貽逝者以安而實勸生者以惕諸
君知之乎大凡人心以無所感而忽忽則玩玩則覆車不難
於相尋又以有所觸而倣倣則畏畏則委土可以爲師保今
出國門而望是與夫東西之行過是而觀玩是者仰見楓林
落葉色映浮雲廡砌生苔像瞻南極其有不愀然恐悚然懼
勃然動本原桑梓之念翻然操易輒言旋之思而猛然爲腰
纏書錦之遊者非夫矣其爲師保也孰大焉又奚啻一塚之

虛無人而已哉予是以爲之頌曰諸君之善百代惟馨三神
有赫四海昭明默而相之民安物寧尸而祝之地平天成昔
乃萬曆三十八年歲次庚戌仲夏之吉也

義塚碑記

進士 李孔昭 郡人

明崇禎壬午年冬十月漁陽失守全城被屠官室俱燼及兵
退之後屍骸遍地面貌姓氏不可辨矣城中絕嗣大半幸有
子孫親戚收葬者百一二耳地方官府聚屍燒埋已不可萬
計其餘墻屋所壓灰土所覆遐僻所遺郊野所暴骨骸猶在
在是也越明年有一僧人一道者拾骨聚埋於本城南門外

大路旁題曰萬人塚行人往來未嘗不浩嘆而悲思也又越十年壬辰有郡人程天祐程天才兄弟好善興起悲心恐前塚非所於是捐資值買城西北香林寺後山阿一處移骨而深瘞之永免暴露之虞更鳩衆會資春秋二祭安定魂魄斯盛舉也且此地山水有情亦可爲死者生福陰庇其後豈不善哉嗚呼枯骨何知絕者已矣或有子孫子遺又不審厥祖厥父在此否耶惟樵夫牧豎望其塚而識之曰此薊城中賢愚善惡貧富貴賤之骨也日久年深化腐歸土只見荒山衰草土封石碑焉耳薊爲北塞要地後世鎮茲土者庶感此而

慎於用兵云

三義廟傍義塚碑記

郡守

張朝琮

蕭山

人莫不有故土之思不得已天涯流落殊可悲已甚至客死
他方骸骨暴露冤鬼飄零其傷痛更堪楚鼻於是有仁人君
子目擊心慘購地立塚以瘞埋之誠千古義舉而積陰德於
冥冥之中者也漁陽當畿東要衝距京師百八十里多吾越
人寄居向有義塚爲故鄉人造福而世遠年湮物故者多荒
丘纍纍星羅碁布塚中遂無隙地癸未之夏有善人沈出等
覓塚旁地欲繼前人而廣之呈告於余余曰此義事也當速

成之遂捐薄俸以資其不足共買獨樂寺僧人地十四畝零
永爲義塚立明契填書冊并請余一言以爲記嗚呼首丘之
念誰不懷之異鄉之鬼祇令人悲苟力能歸者尚唯携棺負
骨以返故土勿終沒於荒郊異域以爲狐貉之窟則幸甚余
旣爲之記而又不禁感嘆歔歔於其際云

遊盤山記

吏部郎中

袁宏道

公安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戟羆虎之林中膚故菓木繁而松之抉石罅出者歛歛虬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屢數十尋則其出必半仄焉若半圮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奔泉天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闐故鳴聲徹晝夜不休其山高古幽竒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入則得盤泉次日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是落爲

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織魚數頭尾鬣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遊者樂釋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竒快則皆躍入沒胸稍沂而上踰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達間或取梨李擲以觀漩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峰一壁青削到地石粘空而立如有神氣性情者亭負壁臨絕澗澗聲上徹與松韻答其旁爲上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抽筍銳而規上爲巖諸波日光橫射影落塞外奔嵐忽來翻雲抹海住足不得久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曰天門開從髻石取道濶以掌山石礙右臂左履復虛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數先

與導僧約遇絕險處當大笑每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探棘更
上下僅得度兩岩秀削立太古雲嵐蝕壁皆翠下得浮石云
廣可幾筵撫松下瞰驚定乃歎世上無擽命人烏得有此奇
觀也而有洞箴絕壁不甚濶一衲扳而登如獼猴予不往謂
導僧曰上山險在背肘行可達下則目不謀足殆已將奈何
僧指其凸曰有微徑但一壁峭而油不受履過此雖險可扳
一至脊迂之卽山行道也僧乃跣蛇矯而登下布以繩健兒以
手送予足腹貼石石膩且外欹至半體僵良久足縮健兒努
以手從遂上迨至脊始咋指相賀且相戒也峰名不甚雅不

盡載其洞壑初不名而新其目者曰石雨洞曰慧石亭在下
盤道聽澗聲覓之可得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豐妍不一態生
動如欲語下臨飛澗松鬣覆之如亭寐可憑坐可茵閑可侶
故慧之也其石泉竒僻而蛇足之者曰紅龍池其洞天成可
菴者曰端雲菴之前洞次則中盤之後嶺也其山壁竒秀
出而寺廢者曰九華頂不果上其刹宇多不錄其後之寺于
像曰中盤曰上方曰墪院也其日爲七月朔數得十倍遊者
曰齋潛夫小修僧死心寶方寂子也其官於斯而以舊雅來
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能來而以書訊互以疏品至者曰

李郎中酉卿也

遊崆峒山記

州太守

汪

溥

新安

薊州城北五里有山曰崆峒崒然獨峙望之峯巒峭拔佳麗
可愛往者率多登覽山麓上有徑惟通單騎山半有坡崇聳
騎不能涉乃捫石磴攀藤蘿以升踰數百步有崔府君詞翼
然嵌於岩穴由此復升則窮山之高矣於是與同遊者披草
莽掃莓苔斂衣而坐徘徊四望而凡境內之所有者舉集目
前煩慮滯心蓋豁如也俄而俯然有思凄然不能勝其情同
一列曰今日之遊本以樂而乃若有憂焉豈昔之偕行者今皆

不復見歟抑物色之變態不常而有可慨者歟予曰不然夫
意與物感情隨事遷目之所接而憂喜隨之何者視彼田野
沃饒靡非相隣桑麻鬱葱遠近一色此固可樂者也若夫蔀
屋之下能無垂首喪氣者乎能無疾痛疴癢者乎能無飢寒
迫身而不得以自伸者乎此皆我目所不及見者能無憂乎
同列曰苟如此則醉翁之於琅琊何以樂其樂耶予曰彼亦
非無此憂也憂在樂之先耳今吾於此亦非無彼之樂也須
先憂其憂可也同列曰然則何時而樂也予曰必吾所得而
理者各適其所而後可同列曰有是哉

白馬泉記

祭酒 成 憲 郡人

白馬泉在崆峒山之麓山巔有崔府君祠在焉俗傳府君常乘白馬飲於此泉以得名然不知其何所攷也泉源廣丈許深可三四尺而水常以盛夏出歷秋冬始涸其渟涵澄徹鑑人毛髮如寶鏡之出於匣其清冷爽利沁人肌骨如冰壺之置於室其流波噴瀾而南注激如墮歷行如漱玉聲响清耳迤邐而不絕上則古木蔽虧有陰可蔭下則豐草蒙密有藉可眠而州人之往遊於其間者亦自夏而秋而冬無虛日焉蓋薊門一勝地也家兒性愛山水卜築於此濬其源而廣之

甃以巨石而亭覆其上又於泉之西構亭數楹鑿渠遶砌瀦
水爲池時坐其中仰而望山俯而聽泉則崆峒之聳拔西澗
之浩渺咸廻竒獻巧於軒窗几榻之間又不止一泉之勝而
已予自翰林謫官家居日以登臨觴咏爲事旣樂其地之美
又樂我兄之善成其美也乃爲之著其大致如此至於府君
飲馬之說有無不具論嘗攷崔子玉在唐爲良吏爲民攝虎
其事甚神今此泉之解鬱蒸而廣浸灌有及民之功則雖謂
神之所爲也詎不信哉然則吾兄之濟斯泉亦所以承神之
意也已

賜遊盤山記

詹事
高士奇
錢塘

康熙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鑾輿東幸臣士奇以職任

禁近得從屬車明日道經薊埜盤山翠色落人衣裾

上念臣性耽林壑

命往遊焉凌晨策馬由平谷登大嶺緣仄徑過雙峯寺至李靖
菴觀舞劍臺歷青楊峪猿攀螳附凌高降深二十餘里至峰
頂登彌勒殿及舍利塢俯視盧龍古塞黃花白狼三千里外
燧臺濠塹瞭然目中真大觀也憇雲罩寺僧指淨業上方白

猿洞天門開諸勝人蹤稀絕悵然久之循山徑遊古中盤十
餘里中岩谷深隱積石趾錯泉琤琮流石罅雜離蔚蔚屢引
清興入正法院仰瞻

御製盤山詩雄渾高華增輝岩穴夫盤山屹立蕪門遠望之渾
然一峰入山則竒峰疊出而九華雙峰紫蓋掛月自來爲尤
著盤桓起伏百有餘里水石潺潺古松萬株鬱鬱蒼蒼然山
之所以獨擅其勝耶至其土人所言除夜聖燈爲山中靈迹
則臣未之信也臣少懷微尚分當隱約窮岫

知遇以來待 詔 金馬門者七年出入於

紫宸者又五年早夜兢兢不敢自佚雖遙想靈山有愛嘉名
無由欣對豈期、豹尾之下遂有閑遊之人登臨永日亦足
以融養淳淑遂其所適之性耶雖遐心之可託實
君恩之難忘執筆賦詩明其澹泊之志而已

盤山語錄序

翰林修撰

焦

竑

上元

老子古史官也聞先聖之遺言聞其廢墜著五千言以存之
古謂之道家道也者清虛而不毀萬物上古南面以臨民之
術也而豈異端者哉古道不傳世儒顧以老子爲異端謂其
書而不講至爲方士所託于是黃白男女之說皆以傳著之

蓋學者之不幸而亦道之辱也近世七真者始壹意清淨之說擯棄有爲以復還太上之舊其功甚偉顧世人耽玩小術未能從之爲可嘆耳一日晤張希陽子于金陵言與余合謂盤山語錄在真修十書學者多未之見欲刻傳之而屬余言余少喜是書不必鉛汞龍虎別安名目與化金御女自墮傍門孳孳然獨治心養性之爲務此七真正派也希陽子能知而表章之其識遠矣夫方士言長生者徃徃穿鑿于性命之外不知養性之卽爲長生世儒言性命而斥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同乎天道而不亡嗚呼得是編而讀之其皆有瘳矣夫

青溝和尚傳

鄭纘祖 井江

盤山青溝和尚名智朴號拙菴其先徐州人張其姓祖父州廩生世攻書父以志尚恬退輒事耕稼陶情山水聞母王氏夢有公服二人拽石柱百尺於戶外拽之不能動覺而生師爲崇禎丁丑五月十四日師幼多病父母憂其難養也許以出家薙髮時年十五受具足戒年二十一參洞宗得法於百愚禪師則年二十五矣初遊匡廬住五老峯嗣遊贛住崆峒山迨渡江抵杭則住白巖與位中禪師問答機鋒敏捷名遂遠播年三十五始北遊愛盤山之青溝居焉其地樵蘇不入

自師結茅蛟龍辟而虎豹遠不數年琳宮紺宇頓出竒觀師
蓋以挂月五峯爲東五臺特開金剛窟欲與牽牛老人往來
遊戲於其中耳山無志乘有之自師始殫力搜討歷九載而
成著有盤谷電光雲鶴諸集漁洋山人稱其書爲釋氏葢瓠
僧中遷因詩則清晝靈一誠哉言乎時有欲淆兩宗者師亟
作存誠錄以正之反覆數千言兩宗賴以不紊尤爲有功名
教云先是 駕幸盤山 命師賦詩

上大稱賞 賜之 御書

皇太子亦幸青溝題松石居并對聯於方丈 皇長子題卧

松雲盤山千松萬石竒幻不一額曰松石盡之矣要非師道
高德峻何以傾動

至尊使山靈增輝一至此耶旣輯盤山志復譔臺遊記并詩命
予爲之序並災梨棗藏之名山傳之海內一時賢士大夫山
林隱逸無不樂與之遊中州少林寺達祖面壁之主翁以其
傾圮日甚非有大顛力莫振宗風聞師名不遠數千里繭足
空山請開法席辭以老往返哀求不得已應之三年會有事
不果行師學行清苦勇猛精進夙年叅方聞道最早晚歲靜
修未嘗少懈間有問答皆隨緣指引無事捧喝時拈偈語則

新濤特出不落蹊徑山無徭役之苦人有淨土之樂故四方
檀信歸之者多尺素輪蹄交馳於道洵法門之領袖也師之
門弟子乞予爲之傳予與師交好匪一日誼不敢辭卽捉筆
傳之然予之傳之亦惟述其耳目聞見之所及者而已若夫
耳目聞見之所不及則又曷能傳之哉鄭纘祖曰達磨西來
盡翻窠臼不立文字儒者稱焉師好著作吟咏毋乃異是豈
知禪宗之衰已極若不重以文字藥之其病蓋未有瘳卽如
明教中峯紫柏雲棲諸老皆以語言文字當機點化使人感
悟師之作用又豈有異乃論者謂其誕與呂祖同或佛或道

是一是二予謂佛稱大金仙亦佛也究而言之佛自佛仙
自仙卽誕與呂祖同去浴佛之日不遠或仙或佛予未之知
但知其爲末世之津梁於以砥柱法門應王太君之夢乎然
則天之生師夫豈無故而然哉

盤山拙菴上人辛壬蔓草序

郡守

張朝琮

蕭山

世固有豪傑之士不欲輕用於世自託於佛以見志而靈心
慧性徃徃表見於山川令人物竈而得之如上人拙公者非
所稱豪傑之士耶闢荆棘於虎豹之鄉結草廬於蟲蛇之穴
跣趺獨坐蕭然無與於塵世蓋三十年矣天乃假之以竒緣

命予守漁陽因得與追隨晉接稱方外交凡六載而情好彌篤已卯冬予以憂服歸田讀禮之暇極荒郊野寺忽忽如有所失每念拙公嘯傲盤谷其胷次蕭疎洞達學問光明俊偉據其性情發爲詩歌舉凡層巒疊嶂激湍奔流以及蒼松怪石竒卉異鳥莫不繪之錦心出之綉口沛然如長江傾瀉皦然如皓月凌空連翩紆曲姿態橫生讀其詩者無不豁然心爽悠然神會聽龍鬼而馴獅象洵有道仁人也一朝別去三年寂寥千里河山恐未必復假緣相聚壬午夏予服闋抵京師因假道薊門肩輿走訪而拙公始自吳江返棹足音空谷

有如訂期執手話舊纏綿不已私念拙公身居絕谷羅耳目
之奇盡著爲聲歌况以芒鞋竹杖遍歷名山大川入豪傑之
胷懷見諸吟咏當必有十倍于昔爲當代宗工所賞鑒者獨
恨予無緣不得久盤桓以讀其詩慷慨悲歌於邑不勝乃未
兩月而予忽奉

綸言再蒞漁陽殊恩遭際奇矣去而復返與拙公有奇緣也豈
偶然之會合出人意計哉蒞任三日後命介使持寸言告拙
公曰蕭邑張某重來守茲土矣拙公驚喜錯愕具言相慶并
一出辛壬蔓草以相示予樂從拙公遊復依拙公之廬觀盤谷

之蒼翠幽竒而宛然如昨幸矣哉天之賜也因序其始末以
誦拙公之詩

壽盤山青溝大師六十初度序

杭永年 長洲

間嘗讀古有云心是西方長壽佛身如南極老人星是壽以
心成心從壽現聖經云仁者壽壽者之心卽仁者之心也故
又曰仁者樂山夫山之爲山也屹然而立仰止崔嵬層巒疊
巘萬壑千林風狂不能動搖雨驟不能汎濫仁者所以樂山
之鎮靜也樂山之深僻也樂山之悠久無疆也雖然人稟兩
儀之秀置身天地間隱居巖谷無所建立昭垂千古卽壽至

數百歲何益于世若拙菴大師實有不朽之功德與山俱永
者師原籍徐州姓張氏大父廩膳生員若翁好讀書壯逾未
遂棄之歸田里日以飲酒耕稼爲樂師母王太君寢夢石柱
百尺在戶外有公服二人拽之不能入覺而生師時明季丁
丑四月十四日也師之降生卽呂祖誕辰或佛或仙是一是
二世尊百千萬億化身天之生師良非無謂師幼善病年十
五病甚奉父母命許身出家乃得薙髮持誦勇猛精進年一
十一受具足戒二十五參洞宗百愚禪師遂受記蒞由是遊
匡廬結茅五老峰下繼住贛之崆峒後渡江至杭之白巖講

位中禪師機鋒問答當仁不讓師之名遂遠揚四方辛亥北
上安禪于蘄州盤山之青溝昔爲虎豹巖穴樵蘇裹足不入
師居之不數年頓成法席丙寅臘月朔

翠華巡幸命師賦詩師卽席口占以獻

上覽詩大喜賜以

御書乙亥七月望後一日

皇太子亦幸青溝題松石居扁額于方丈師固藏之名山不
求人知乃能上邀

聖天子

皇太子知遇之隆珠藏澤媚玉蘊山輝其斯之謂歟今丙子

孟夏值師甲子一週師仁者也有長壽佛之仁心者也然吾

不以六十初度爲師壽而以千古不朽之功德爲師壽師之

居盤山也山苦徭役師力免之古迹湮沒師力搜索表而出

之集志乘十四卷更能于兩宗涵演之日著存誠錄以正之

可與來時月明大師辨惑論並垂不朽有此不朽之功德則

知樂山之仁者可壽百世且可壽千萬世何必拘時俗之見

斤斤于西方長壽佛南極老人星而稱祝之耶余于師同籍

同庚非不知山之鎮靜非不知山之深僻非不知山之悠久無

疆無如徒有樂山之志未得入山之緣愈覺師之不可及也
敢以一言爲介壽云

詩句

漁陽

唐

失名

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

薊門烟樹

明學士

金幼孜

野色蒼蒼接薊門淡烟疎樹碧網緼過橋酒幔依稀見負郭
人家遠近分翠雨落花行處有綠陰啼鳥坐來聞玉京盡日
多佳氣縹緲還看映五雲

早入薊州

明大學士

楊士奇

極目平無際青山画不如彩雲迎霽旭翠柳帶澄渠地重城

逾壯年豐廩有餘未應兩岐咏獨係漢人書

薊北春愁

唐

失名

渺渺水雲外別來音信稀因逢過江使却寄在家衣問路更
愁遠逢人空說歸今朝薊城北又見塞鴻飛

薊門秋夕

明尚書

曾棨

清漏遲遲月轉廊轉山銷盡水沉香重城不鎖還家夢雨夜
分明到故鄉

薊門田家歌

明

失名

我有數株桑堪爲父母裳我有一樽酒堪爲父母壽我桑恐

易凋我酒不常有今年幸減租杯來莫停手

漁陽懷古

明郡守

汪

溥

績溪

画角嗚嗚弄朔風漁陽千古恨無窮孤城鼙鼓聲纔動一曲
霓裳舞未終日暮斷雲橫鉄嶺夜深寒月照崆峒
祠猶在春草年年長碧茸

荷馬聞笛

明御史

林榮

昌寒重到塞垣遊鉄笛依依起戍樓應有玉簫聲在月中
三唱小梁州

青池春漲

明州判

張文賈

池邊草色綠蒙茸池上花香帶曉風雲影一泓沉白璧天光
萬頃照青銅源頭混混來無限水面溶溶漲不窮何獨滄浪
纓可濯比中清趣也應同

白淵秋澄

明運同
崔富
郡人

抱谷懷山湛復停一條素練遶雲屏玉繩冷浸三千尺珠斗
平涵數點星白鳥常浮天外影蒼龍時露鏡中形分明幻出
無塵鏡幾度遊觀眼倍青

采村烟霽

明府同
王鷺
郡人

一陣輕風散曉烟山邨景物覺熙然依依楊柳青垂徑冉冉

桑麻綠滿田
芻屋參差籬
落外酒旂搖
曳夕陽邊
小門深巷
無人到
謾唱農歌樂
有年

鉄嶺雲橫

明郡守
陳志

嶺頭鉄石擁如屏
嶺畔閑雲日日橫
溶洩不隨烟霧散
氤氳
常接戍樓平
噓噓日映如霞爛
冉冉風迎似雪輕
行客經過
竇感慨思
幾番動故鄉情

盤山暮雨

明州同
邵廷貢

噴岬萬仞出雲巔
日落西岩雨滿天
漠漠珠簾籠翠玉
森森
銀竹映寒川
塵氛一洗清於水
枯槁回生暖帶烟
莫與盤山

偏作景且蒸焦土兆豐年

蜀樂晨燈

明尚書胡富

高閣層稜數十重晨燈遙映日光紅依稀螢火籠紗幕彷彿
殘星緩月宮珠箔影搖金燦爛碧窻光透玉玲瓏何如化作
光明燭遍照貧家萬室空

湯泉浴日

明進士汪澄

脉脉湯泉湧作潭山中千古碧團圓陽精閃爍沉波底紫氣
翻騰遶石闌遠訝龍宮藏火傘近臨青鏡照金丸應知此景
人間少莫作尋常一樣看

瀑水流冰

明郡守 吳 璧

霜冷山空歲暮時
一泓流水走冰斯
悠悠恍似銀河落
漠漠還驚素練垂
斜溜激灘珠瑣碎
橫流觸石玉參差
會看不爲流紅葉
應是波連太液池

盤山

唐

失名

盤山高巍幾半入青雲
裡中間最上峯
更向天邊起
行行白石崖
六月不知暑

遊盤山寺

明侍郎

薛瑄

秋高遊古寺
俯仰興悠悠
塵土禪燈暗
龍蛇畫壁幽
草深埋

古砌天濶蔽層丘欲問無生滅寒泉晝夜流

望盤山

明進士

高承埏

嘉興

中盤雲氣下盤生紫蓋峰高晚獨晴安得平時解塵組白松
樹底飯黃精

桃花山

宋

趙師李

舊有桃花樹桃花寺故云石幽秋鷺上灘遠夜僧聞汲井連
黃葉登高散白雲燒丹勾漏令無處不逢君

別山

明縣令

葉世英

人世傷心最路岐山山何事各分離應知逆旅經過者不唱

陽關思轉悲

香林寺

明舉人

王中漢

塞北山高月尚低
月當明處照六山齊
漁陽城外香林寺
映月排山水半溪

環秀寺

明

陳經

曉日出薊門
迢迢度鉄嶺
長谷抱回川
寒花戀秋徑
一登環秀峰
飄忽非人境
俯瞰峭壁厓
戾灣巨浸冷
掛冠聊此休
頓覺心自惺

桃花寺竹窻烟雨

明郎中

毛維騶

郡人

窻裏珠泉爽疎櫺翠影斜雨聲鳴鳳尾烟色抹龍沙淺碧和
雲淡清芬釀月賒虛涼侵蝶夢恍覺卧青霞

薊門田婦嘆

明郡守

汪溥

績溪

薊門三月春蕪綠舊穀已空新未熟燕蓄苗生根正肥采采
食之甘比肉記得前年臘月時夫君遠戍天之涯破屋無烟
風雪冷蘆花獨擁空傷悲傷悲無襦更無袴呈正敲門索租
賦田園典盡將奚爲縱欲逃亡去無路妾身餓死不足惜堂
上阿姑猶供食幾回乞米向東家東家不答無顏色願言燕
蓄長萋萋救我阿姑朝暮飢一度低頭一行淚妾心不是傷

春啼

漁陽懷古

明禮部

黃景

盤山萬仞削芙蓉
漁水千尋遶玉虹
民物熙熙圖畫裡
樓臺隱隱雨烟中
兒童齊解誇張郭
父老猶能說璟崇
不識當年鼙鼓沸
幾人高潔在崆峒

蒲北旅思

唐

張文昌

日日望鄉國
空歌白苧詞
長因送客處
憶得別家時
失意還獨語
多愁只自知
客亭門外柳
折盡向南枝

漁陽登盤山

明太僕

儲瓘

遠望遙岑散鳥群
亂泉激石響穿雲
萬山高向層霄插
一水斜從兩寺分
啄木鳥飛平地見
飯僧人語半空聞
紫萸黃菊兼紅葉
爛醉西風對落曛

明御史

林榮

項節婦

一生孤苦分宜堪
鄰女相憐不整簪
向使此身江北老
祇應揮淚想江南

國朝侍讀

吳國對

經繭之一

迢遞東來遠山阿
見蘄州千岩霜信到
萬畝歲功收佛塔蒼
烟冷人家碧樹秋
關門看落日臨眺咨淹留

薊丘覽古

唐進士

陳子昂

射洪

南登碣石館遙望黃金臺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
驅馬復歸來

自薊北歸

唐

高適

滄州

驅馬薊門北北風邊馬哀蒼茫遠山口豁達胡天開
五將已
深入前軍止半回誰憐不得意長鉞獨歸來

舞劍臺歌

唐兵部尚書

李

靖三原

陟崇岡兮望四圍

閃

今斷虹飛嗟嗟三軍唱凱歸

登盤山絕頂

明少保左都督

戚繼光

登州

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
朔風邊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
但使雕戈銷殺氣，何妨白髮老邊才。
勒銘峯上吾誰與，故李將軍無劍臺。

掇野蔬寄張僕君式五

盤山青溝

釋智朴

拙菴

年年春日爲春忙，擷取春鮮貯滿筐。
遙憶官厨無此味，和烟帶露寄漁陽。

春日訪張使君不遇

盤山青溝

釋智朴

拙菴

滿擬春來訪故知，經春日日卜良時。
只緣駟馬迎仙仗，燕寢凝香望去遲。

衛公龍

郡守 張朝琮 蕭山

昔賢久云沒勲業在青史如何巖穴開英名尚留此嗟峨梵
宇深怪樹蚪龍徒高閣俯嶙峋幽潔無塵滓猿攀鳥道紆崇
臺互聳峙突兀轟層霄雲霞接步履精爽應不昧中夜練光
起奇才曠遠猷根性非凡鄙誰云當暮年烈士心未已登臨
懷古今俯仰意所以其然豈其然乎載存疑似

天城寺

庠生 來宏宗 蕭山

山色蕩輕烟登臨別有天翠屏餘秀槩瀑布響水絃觀壁傳
宗久藏真悟性圓豐碑雲外靜樂矣竟忘年

登漁陽城

貢性黃 轅山陰

漁陽形勝壯邊城雉堞巍峩拱
帝京日落沽流寒海色風生盤谷亂濤聲
千秋笳鼓三軍暇百里金湯四塞清憑眺酣歌興不淺好磨碑碣紀昇平

薊門烟樹

國學唐介 上海

滿路緜塵照客襟蕭蕭林響送春音
薊門碧嶂回環繞燕地金城縹緲瀟古樹陰濃雲瘴合深烟色淡落花深秋成隴上青黃徧臥聽簾籬擣暮砧

薊門懷古

國學張文瑞 蕭山

鬱葱佳氣接 神京萬里晴光一片明
烟鎖劍臺碑有字雲
飛鐵嶺雨無聲採風自古推張刺訪道何年問廣成
多少英雄春夢斷空餘秋月照孤城

題盤山四絕

古中盤僧明梓

樹林翠繞盤山古星散幽藍藏佛祖怪石崑臺花雨深
虬松高插奇峰普

春到層層亂石間花開樹樹艷春顏秋來普結黃金果
不用風交香滿山

舍利深藏塔裡頭神通變化萬燈毘飛騰只在真空界
不落

茫茫四部洲

五峯八石歷朝來
雨露親經百萬回
今日點明真性體
普塵沙界一靈臺

盤山好二絕

貢生

王拱宸

郡人

我愛盤山好
虬松石上生
高峯將綠抹
蕭寺帶烟橫
我愛盤山好
流泉透遠岑
紆廻曳綬帶
激盪響瑤琴

盤山

貢生

王拱宸

郡人

陟彼盤山麓
風光渾是詩
花林紅爛熳
烟徑綠參差
石怪能驚客
禽竒若喚誰
謏才慚李杜
欲賦未成詞

陵上

探花

吳開圻
寧夏

地勢連天起興龍自有奇龍樓湧紫霧玉路吐朱琦鳥向枝
頭舞風吹筆底詩徘徊無盡興惟頌 萬年基

盤山

借問中盤路先尋李靖菴風生花色醉林密鳥心貪劍影空
中出甲痕石上涵舉頭星可摘滿目是青嵐

金錢花

崔顏
郡人

亭亭翠梗占芳叢春色無緣不與同化日舒長方烟爍黃昏
寂靜已飄蓬誰言艷質堪經世漫道虛名神可通自是有心

貪結子西風一夜玉堦紅

州志告成

驛丞

鄔

棠

嘉興

沽繞盤聳拱

神京崖關軍石衛邊城張公美政雙岐麥寶

老施仁五子頑慷慨悲歌咏古俗竒貞異孝誦新聲文武英

才從此盛各展謀猷佐 聖清

又

年華四十至漁陽臘盡春回十二場俸薄常憂瓶米罄公勞
那得姓名香輯志才菲原自愧承推勉力甚徬徨今幸告成
無廢事是否猶人定否臧

接駕

青溝
智朴
徐州

聖駕東行幸祥雲五色從仰天呈賦頌就日想
音容咫尺猶
千里艱難近九重
恩光偏照處還是舊盤峯

其二

老矣真無用難酬

聖主恩幾曾思
帝闕未得達金門曠阪瞻行在平原禮
至尊險途成坦道傳頌編乾坤

駕幸青溝口占以獻

智朴
徐州

松檜連雲分外香仲春天氣日初長微僧自愧成衰老不

似當年見我

皇

其二

皇恩浩蕩如天樣老衲傾誠未足酬只把旃檀焚石鼎祝延

萬歲與千秋

皇太子隨 駕幸盤山

青溝 智 朴 徐州

承華門外瑞雲屯 鶴駕相隨奉

至尊好是樂章能贊德金聲玉潤不須論

聖駕幸盤山青溝和智朴詩 賜對聯等俱叙在 宸翰篇內

登崆峒山

崆峒僊踞鶴來稀
此日同君歷翠微
千古何緣黃帝洞
九霄不鑰廣成扉
高峯亂石星辰落
幽谷幽風烟霧飛
飄渺不知塵世事
醉來袖得紫霞歸

登舍利塔

貢生
李 稷 郡人

策杖訪山林
足登萬仞巔
層巒盡三寺
孤塔鄰蒼天
地遠塵囂靜
山高樹色妍
一遊心氣爽
吟咏句相聯

遊桃花寺

貢生
李 稷 郡人

曾聞古寺多桃花
嶺上春來獻彩霞
疑是武陵仙路近
不辭

策杖問津涯

觀書有感

副榜

崔

顏

郡人

大道原來在眼前無端議論各一偏而今悟透先天理一片
靈機頓豁然

咏青蒲

副榜

崔

顏

郡人

細葉根深古渡頭翩翩秀影映河洲任他波浪連天湧不共
楊花逐水流

秋日陳子翺吳均亮周緯蒼遊盤山訖作此送之兼簡

式玉先生

青蒲

釋智朴

拙菴

令節才逢九月秋
題詩幾徧五峯頭
漁陽太守深知我
歸到衙齋說勝遊

中秋燕臺卽事

順天府尹題

副榜

崔

顏

郝人

梧桐葉落响銀床
秋色平分生晚涼
桂魄光搖燕市夜
金風吹徧帝城霜
策拙北斗人爭願
興溢南樓漏初長
易水金臺多樂事
莫教老淚聽霓裳

李孔昭詩句

按郡人李孔昭字光四號潛翁學問廣博著述亦富登崇
禎癸未科進士第不干仕進隱居林泉潔身高尚人難及
之今錄其吟咏數則於後讀之卽知其之爲人

題壁画梅

不在嶺上占春光不去江邊隨錦行不乞蒼天和露不避
秋旻雪復霜不借人間栽培力不招世上斧斤傷不許折枝
逢驛使不分墮瓣點宮粧不因樓裏笛聲落不逐簾前風勢
颺明月時得照潔白遊蜂無計尋馨香壽永精通日與月歲

寒神交松與篁此中自裕調羹意何必結寔倩世嘗

懷古

側聞上古時群生知果腹人物澹無疑盱盱在寒燠忽然聖
人生自思贊化育竭力作無窮矜開萬世福好事最軒轅法
制首衣服繼者則姬公禮樂密樸檄鳥獸解仁智賞罰及草
木宇宙逼君子斯事良郁郁其如愚悍何變亂乃日速夷齊
憤登山老莊笑守獨道消禮義長蠱壞極殞殞先聖見末流
悔不爲碌碌却羨舜與文世事寡營逐

遂愔

處苦志曠閤奮義脫俗累日急食與眠餘若悉可已淡極精
神生隨意娛筆紙當暑卧南軒客至常不起忘謝送迎失坦
然廢冠履捫心無是非何暇計譽毀白雲上古來就我行復
止好客懶貰酒清談願移晷留去皆自然交情信如水吾方
學草木委形陰陽理倘人怪我真棄置同泥滓

飲黑馬泉

携樽訪山泉百步入雷府初至耳目亂漸使心神古疑夢龍
門湍恍惚三峽浦激沫紛雪堆威音雄暴雨人會不能言動
盪機自取日暮凜難留出谷身栩栩

遊雲罩寺

絕頂盤空際，登攀近日華。
一峯隣造化，四顧俯雲霞。
東海神仙宅，西山帝子家。
連氛遮不見，予意滿天涯。

憂旱

旱甚必不雨，上帝詎縱魃。
風冷雲無權，聚散空天末。
麥枯禾亦危，况彼山中葛。
飢寒民胼恒，但恐無以活。
造化普仁愛，豐凶人自掇。
貧愚勿怨嗔，善莫天心豁。

咏雪

陽氣遇陰鬱，凝形清以奇。
體凜神情冷，皎潔仙人肌。
無功蘇

草木有道合時宜飄然天地間萬物誰能緇

訪同年李處士不遇

國朝內閣大學士

梁清標

真定

憶昔看花傍帝畿十年避弋羨鴻飛
登山欲盡桐江叟風雨

冥冥冷釣磯

弔同年李處士

并詞

國朝內閣大學士

杜立德

寶坻

龍虎塲中織錦芳飄然塵外具行藏
春潮又到蘆花岸回首

伊人竟渺茫

狂瀾東逝誰與為留蒸雲燦日霧捲霞收
漁陽粟里海溼隨

鷗嶼者阿徒聘新眸艱持弗頽楚古為修
獨行已志那翼

千秋逍遙塵况月朗風彪網維世數昔虞以儔胡其不能長
覲乎薜荔之裳於海濱之罇兮今古悠悠